存素堂文集

存素堂文集卷二

法式善著

序

宋元人集鈔存序

宋元人集明初所流傳盍多至今日不可得見乾隆三十七年

詔開四庫書館各省疆吏所搜採江浙藏書家所獻納以及紳士詞臣所進殊寥寥焉繼以故朱學士筠奏請就永樂大典各韻採綴成書而宋元人集見錄于當時者次第復出雖中間不無佚闕而訂譌闡誤凡經

御定光輝燦然芟蕪萃精較原書更稱美善焉法式善備員編纂十年中三役其事因得借本賡付鈔胥其書有關

繫而世罕傳本又篇𢑥較少易于藏功者先録之網羅收葺積漸而成閱十五年得宋人集八十九家七百七十七卷元人集四十一家三百二十八卷裝潢爲一百七十七册排列几席間奕奕然璘璘然若與諸公相唯諾揖讓于一堂之上吳興獲宋板後漢書其歡喜讚歎不是過矣世或有好事者重爲繕讐以次開雕家有其書不益成盛事乎余且不辭掃葉之勤矣

王惕甫曰吾鄉顧俠君元詩選初集二集三集皆已刊行于世晚歲續纂四集百有餘家亦已寫成潔本尚有一二爵里閥考未及刊行而遽捐館舍今其本流落人間經三四轉折乃歸于我此吳下先賢未竟之業應歸吳下後生料理究竟其事僕既年衰家貧無力刊布眼中少俊亦無好事者可語僕藏其本徒增忉怛耳

秦小峴曰清正不支蔓

存素堂印簿序

印譜盛於明代近日查儉堂中丞輯銅鼓書堂藏印四帙世稱其約而精然是書也抉六書之奥旨發好古之幽情則有取乎爾余見聞寡陋又無力致古金石篆刻而喜與一代賢豪游以是四方士來京師多就余詩龕談藝間有工篆刻者出其所長以贈積久漸多爰仿儉堂印式分類排編得白文七十一朱文七十三各疏作者姓名於楮尾偶一展閱覺指腕所到性情皆見而死生離合之感又于是深焉矣然則文章翰墨之外欲以見我友之精神者此冊固不可廢也

吳山尊曰直敵永叔集古錄敘

陳碩士曰淡遠○此文亦簡而足固知所謂足者不在於貪發議論也

楊蓉裳曰古豔

汪氏鑑古齋墨藪序

墨藪之稱見于宋史藝文志而不詳作者何人豈逸其姓氏乎抑以其藝而已有所不足録乎余今讀汪氏墨藪有覩乎其微者焉績溪汪生天鳳樸厚少文余一見知爲有道士久之以所著墨藪請序余詢其製墨之法其言曰墨必先擇烟烟之名同烟之實異其差等殊焉不可不察也繼之以澄膠水以濡之火以燥之不可不愼也繼之以調藥滌蕩其穢滓發洩其精神不可不詳且周也而後錬焉而後錘焉方其始也殆靡不致力也及其成也若無所容心也生之言如此嗟乎藝也進于道矣吾願世之學道者

茀反而力諸身而所成就者俟其自至則與汪生之義有合矣宋史所稱墨藪今既不獲覩讀是書庶幾于古人立言之旨有會心焉

王惕甫曰語有賅孕極似道園學古錄中文字

吳山尊曰韓之幻筆柳之雋思合爲一手俟朝宗寞臼文字耳王于一之豈更何足論

北海鄭君年譜序

北海鄭氏之學至今日極盛矣德州盧運使嘗刻鄭司農集近復有篡集注疏中鄭志成書者非必果同當日全書然好古之盛心不可沒也其他蒐羅遺說橫經之士相望繼起海寧陳孝廉仲魚比爲鄭君年譜以范書表紀爲主他書附麗之綜核生平最稱詳備吾于是歎孝廉之用力

勤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人于朋友之有卓越之行者其出處行事尚不欲使湮沒況生古人後而又爲素所宗法苟其遺聞佚事雜見于殘編斷簡中而不竭畢生之精力一一採取則我負古人不小也然非善讀書者恐不能採取之悉當若孝廉此書可謂得尚友之方者矣本傳有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之文據史承節碑證定爲無不字又引魏晉時有鄭冲與何晏同解論語在康成後證周禮疏鄭冲之孫語爲謬誤皆有關于知人論世之大者又非僅以一名一物之辨誇淹博也自敘述歐陽子言謂于鄭氏一家之學爲盡心夫以孝廉之知人論世若此豈獨鄭君生平賚之以益顯凡漢唐諸儒之有潛德者固可援鄭氏之例推之也

王惕甫曰吐納之間見作者氣清色爽風度

阮芸臺曰於書中提出二事見文識之高於前半烘託處見文情之妙古人之能事備矣

香墅漫鈔序

今之讀書者輙曰吾識字而已而不知識字難于讀書夫孔壁遺文汲冢斷簡非不欲讀之而李斯以來爲宋蔡邕以豊同豊固不可不慎也宋元說家多于經史有所考正然如吳曾能改齋漫錄劉昌詩作蘆浦筆記多糾其失洪邁容齋五筆張志淳作南園漫錄聚其離合且有謂于史家本末小學字體無所發明者王應麟困學記聞稱博洽矣何焯校之分注本文下多微詞至于楊慎之丹鉛錄陳耀文作正楊醜詆之甚矣求識字又若斯之難也南城曾

香墅先生講求實學以經史爲根柢而博極諸子百家有所心得輙登諸油素積二十餘年成漫鈔四卷漫鈔續四卷又續四卷觀其書識蓋有不敢自專與不敢自秘之思焉誠以用吾之意測古人之意于千載上未必其皆有合也苟據以爲私而不公諸天下則古人待我而是正者吾將何所藉以待正後人乎矧嗜奇好古之士代所不乏不有啓之于先則恐莫承于後先生亟亟刊是書之意其在茲乎昔方以智作通雅凡天人經制之學無所不該其指尤在乎辨字畫審音義其敘例云古今相續而成物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吾于此書亦云

王惕甫曰筆外別有香潔之致

吳山尊曰斷制中有含蓄似晁无咎高作

金石文鈔序

金樓子載碑英一百二十卷乃金石文字之祖書今不傳歐陽修集古録趙明誠金石録最爲著録家推重然僅具其事而不載其文洪适隷釋都穆金薤琳瑯原文備載可謂詳明矣顧洪書因考隷而作都書如以河南偃師爲河浦退師任城亢父爲侯成交父有識者譏之蓋世所重于金石文字者非獨以其有益于小學也史家紀載所未及詳或其沿傳聞之誤者博學之士毎資以爲考正雖不必其皆當然其當者往往有之故余嘗謂金石文字足以備讀史者之採擇此其功較專論小學者爲更大也涇縣趙子琹士性情温厚學問淹博秋闈凡十二試皆黜于有司

生平無他嗜喜讀古奇書遺文軼事足與史傳相發明者無不爲之辨證而皆有以折其衷於金石文字搜討尤力近刊金石文鈔十卷介吳生文炳寄示余攷其意殆不僅僅重夫書體文義者夫以千載以下之人論千載以上之事匪載籍奚以傳信而沿訛踵謬之既久又不敢無所憑據逞胸臆以直斷其是非則欲取諸當時聞見之所詳惟金石徵實爲可信焉今就趙君所述有裨于史傳者常多志乘所未錄由是推之天下之大山川之阻深其沈湮而剝蝕者可勝道哉趙子自謂此書沿倣都穆其審核實在穆上陶宗儀古刻叢鈔差近然陶書尚不免簡陋也夫一善不遺掌故畢在此史家職事而金石文之所以足重也吾于趙君有厚望焉

王惕甫曰意度安雅筆亦謹細

成均課士錄序

成均課試之文嚮例積數年輒一刊行其後久廢不刊卷之在官中者亦頗散失自乾隆四十八年法式善爲司業始加護視不使復軼逾二年蒙

恩擢他官去去十年復來爲祭酒會前事諸君子商刻課藝于是相與論次之得若干篇竊惟成均之設

國家所以養士而磨厲之者甚具其教以聖賢爲歸其學以行己爲先以通經致用爲極而非獨其藝之云爾也然自有科舉士皆以藝爲先資泰平日久條教日詳學官亦得治以有司之法謹彌封杜造請絕游揚禁延攬執一卷以索之冥冥不知誰何之中雖有通經如馬鄭賈孔致用

若諸葛武侯王文成者不假乎藝以自進固無從而知之無繇而得之也則藝又烏能不講乎迺者

聖天子觀文化成釐正科場

訓飭考官不徒士之榮辱繫乎是將造士者之從違亦于是乎準之斯余所爲悚懼奮勉而不敢已於是刻者也鄉會試爲仕進之階士容有得失牽于中所作不皆盡其才主司亦或有關防磨勘之制于外而取之不皆如其意惟成均之試則不然士雖見錄而無所弋也取士者雖能取之而不能進之也果去取之有當士必樂趨而知所勉焉若去取無憑士必弗之與居其職者可以知戒焉如是而課藝之刊行不愈可以勵夫士與夫任教士之職者哉法式善蒙

上厚恩自左降再起忝與賢公卿學士大夫以職業相講勸雖甚檮昧無所知曉而不敢自隳其職業因遂識之卷端以告後來之嗣是職者課藝舊皆無詩今旣須爲功令與文並重士之習之者亦多彬彬可觀因幷附之云

趙味辛曰讀此知成均取士之善賢於鄉會兩試

吳山尊曰似韓公干時之文而矯健足以自樹

初頤園曰用筆處純是北宋大家文字

成均課士續錄序

自己卯迄今戊午三閱歲矣法式善得與諸文士講藝成均朝考夕究士靡不各以其能自獻即遐方僻土見聞稍隘耳目染濡亦爭自祓濯喁喁如矣課程旣嚴佳文日出擇其尤者剞劂以行猶前志也丙辰恭逢

聖天子詔廣直省鄉試中額今歲
臨雍復
詔廣國子監中額大比屆期四方之士鱗集咸思表見奇
文欣賞爲容已乎憶甲寅史科余拔取十人裒然居首者
則莫晉也次爲劉嗣綰陳超曾盧澤王德新張樹穀陳栻
許會昌蕭培厚陳球是科獲雋六人乙卯獲雋二人王德
新陳栻俱薦而未中莫晉旋登上第選翰林
御試優等超擢侍講兼
日講起居注官今且主試八閩矣稽古之榮有逾於此者
耶或曰莫子雄于文者也若王子陳子不皆雄於文者乎
不皆爲先生所津津稱道者乎何莫子出而世莫攖其鋒
王子陳子屢戰而屢北文固可憑乎哉余曰莫子之文之

雄也操諸莫子也出而世莫攖其鋒不操諸莫子也王子陳子之文之雄也操諸王子陳子也屢試而屢北不操諸王子陳子也士但勉其操諸已者而已矣其不操諸已者聽之焉世之願爲莫子而不願爲王子陳子者皆當視其所操何如耳彼王子陳子之所操夫何慚於莫子哉士當勵其所已能而俟其所未至則庶幾矣雕工旣竣爰以理之可信事之足憑者書之爲諸生左劵焉若夫述典章愼持擇前序已詳茲不贅

趙味辛曰議論和平文亦道潔可誦

秦小峴曰道峭有介甫遺風

何蘭士曰淬水湛盧其鋒甚銳此種文字直從國策得來

初頤園曰立論旣正而一唱三歎處風神溢出

成均學選錄序

乾隆甲寅法式善再官成均既倣前此刊刻課藝之例輯制義若干首附以五言排律序而行之矣敬維乙卯春儀直西園蒙

恩召見

諭太學造士之法制義僅帖括之一端宜進以詩古文詞庶幾窺見古作者堂奧且制義不從古文中出則氣不盛筆不遒即制義亦必不工大哉

聖言誠萬世爲學者之標準也法式善稟承

睿訓退與諸生朝夕討論月試制義經義外兼試之詩古文諸生中究心於此者固樂以才自見即素未嫺習者皆將勉勉循循觀摩興起今行之三年乃擇其尤者彙爲一

集名之曰成均學選錄非專取九變復貫之義也昔梁昭明甄錯歷代之文謂之文選學少陵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云熟精文選理宋景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選學之見重於前代如此我

朝恢張文治尊崇儒術凡試新進士以詔疏論詩試庶吉士以賦詩試翰林以賦疏詩其體制皆備于選高文典冊于是乎取之矧太學爲儲才之地又邀

聖訓諄切不獨六館諸生當濡染風雅爲和聲鳴盛之先資而官太學者有司教之責所以講誦解說誘掖奬勸之使不自安于固陋更宜何如其兢兢耶諸生由是進而上之橐筆草制宣

天子命于四方庶幾無忝厥職即揚休述烈上追子虛長

楊羽獵諸篇亦可自託于不朽美哉斯編其始基之矣法式善將拭目以俟之焉

秦小峴曰清老簡重

吳穀人曰其文傳其事亦傳故文不可以苟作也

備遺雜錄序

余性艱于記誦六經且不能上口遑計羣籍然好泛濫博稽意有所會輒便劄錄糊牆塡篋纍纍然初欲析其類曰朝制曰家範曰食貨曰教令曰典實曰書籍備遺忘焉歲月遷流楮墨涴敗未能成書適因養疴伏枕甄綜之隨檢隨鈔不復別其門類但分爲八卷題曰備遺雜錄昔司馬遷作史記謂子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此書殆不免

云

王惕甫曰無意爲文卻自雅潔集中此一種文字最好

秦小峴曰碎小文字須從簡短中出韻趣此故得之

重修族譜序

吾家先世雖繁衍然莫詳其世系我曾祖修族譜時惟記有元以來歷三十五世之語而未載世居何地相沿爲蒙烏爾吉氏法式善官學士時

高宗純皇帝召對

詢及家世

諭云蒙烏爾吉者統姓耳天聰時有察哈爾蒙古來歸隸滿洲都統內府正黃旗包衣爲伍堯氏汝其裔乎蓋蒙烏爾吉遠宗統姓而伍堯則本支專姓也今族中惟知蒙烏

爾吉而不知伍堯賴
聖諭煌煌一正其訛某敬識之不敢忘即以傳告族衆俾
共聞焉伏念自始祖從
龍入關至法式善八世矣世無顯官其進身又多由軍職迨余高祖官內務府郎中始習翰墨亟亟以修家譜爲急務而余曾祖管領公祖員外公皆喜讀書勤于職事余父始以鄉科起家余祖嘗誡法式善曰汝聰明當讀聖賢書勿以他途進異日成就家譜當續爲之余祖棄余三十年矣余父母棄余亦廿餘年矣余今年五十兒子僅十齡族姓又復寥落不亟爲葺補其何以慰先人而示後昆乎爰自始祖訖兒子桂馨凡九世列而書之體例悉依前譜其不可考者闕之原叙跋皆余高祖所爲語尚樸質不敢粉

飾恐失眞也訛誤數字間爲易之仍敬書于前而并述覩聆

高宗皇帝聖諭與善祖訓誡垂示我世世子孫焉

王惕甫曰無賸義亦無支辭嚴重得體

陳碩士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斯文之謂矣

鮑鴻起野雲集序

詩之爲道也從性靈出者不深之以學問則其失也纖俗從學問出者不本之以性情則其失也龐雜兼其得而無其失甚矣其難也鮑子鴻起京口詩人也承海門論山遺教而有非海門論山所能牢籠者京口人久爲余述之壬戌歲抵京甫三日介其鄉人顧生子餘以詩質余覩其言知鮑子異於人矣及讀其詩益歎其得天厚而成于學問

者深也蓋鮑子少孤貧既無紛華靡麗之擾而于進退取舍之界又辨之甚嚴所爲詩乃有獨造之詣焉或謂鮑子詩與余詩境界畧同故嗜之爾余曰不然一人有一人之詩一時有一時之詩彼與此不相蒙也前與後不相混也安得執一以例百哉昔東坡學靖節而其詩不似靖節山谷學少陵而其詩不似少陵惟其不似也而東坡山谷之眞始出余非有私于鮑子也鮑子歸將奉母山中讀書而其鄉人張寄槎學仁王柳村豫方有京口耆舊詩選之役鮑子聞見博洽必有以相助也

初頤園曰議論極有精采

王晉亭詩文集序

余讀朱子新安道院記云山峭厲而水激清君子務爲高

行奇節尤以不義爲羞穪睪然神往于其鄉及交婺源王封亭先生見其和易近人終其身無疾言遽色又以知學問深者之度量自遠也封亭旣歿其子麟書又歿欲求其遺集而不可得今夏邂逅胡雪蕉水部詢爲封亭詩弟子因述封亭之姪晉亭教授詩名與封亭埒今教授亦歿矣其子舍人恩注賢而工詩將裒其先人生平所作乞予言爲序嗚呼余不得序封亭之詩而得序教授之詩何王氏之多才也耶教授至情肫篤敦倫睦族欲推行于鄉國之間而不克遂乃託于酒以自豪徜徉山水觸物興懷偶有所作惟期自適其心其蹊逕與封亭不同其性情灑落與封亭無乎不同矣吾聞舍人務本力學酷類其父倘更取封亭遺集綜而輯之是亦繼志述事之一端余又將援筆

以誌其成焉

阮芸臺曰歐曾遺格

石琢堂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任畏齋二莪草堂詩稿序

都督任公謝世之五年其友人湖口周篤堂侍御裒其遺詩爲二卷梓行之屬余序嗚呼如公豈得僅以詩人目之哉詩之傳亦豈公之心哉而其詩竟傳而世亦竟以詩人目公憶公再出爲巡捕營參將始相識握手作質語無酬酢氣而忠實懇款不類于人人偶論及詩則謙遜不遑自言姿性拙鈍廢學久矣又倥偬戎馬閒惟隕越是虞茍溺情翰墨如職守何余心服其語莊遂不强之爲詩一日招余偕洪稚存何蘭士馳馬遊西山憩蒼雪庵流覽眺望同

人擬爲紀事詩君下筆立就稚存蘭士暨余皆擱筆蓋其詩之工且速如此晚年屢以似續爲念宦情日澹特以受
朝廷恩重不敢不自劾然其居閒蒔花藝竹蕭然如儒素見者莫識其爲百戰將軍也今觀其詩曾自訂爲學稿爲愚稿學則以聖賢爲歸愚則以忠孝爲事夫詩以言志都督之志其庶幾畧見于茲編也歟

初頤園曰規格極正

石琢堂曰立論純正筆意又簡峭

明李文正公年譜序

涯翁生平心迹余嘗于詩文中數數及之年譜之輯始意第主簡核惕甫既序刻于揚州綴以拙文復據麻太夫人九十壽言冊辨證舊傳諸說未可盡憑其言亦自有所據

也余邇來修書
殿閣逸文秘本往往而在因備採涯翁事實釐爲七卷重鋟板于京師或且以徵引繁富爲嫌然使識涯翁議涯翁者皆有所折衷爲此固區區用心之所在與世所傳懷麓堂集本校刊殊不精漫漶已久余欲删其重複一其體例合前續稿甄綜之仍釐爲百卷付剞劂氏年譜當附後以行未知此願何日能償也

謝薌泉曰往復申明有一往無盡之意

伯玉亭詩集序

予不從玉亭先生遊忽忽二十年今一旦讀其詩不啻共議論于一堂其謦欬猶歷歷遇之也憶予官學士先生官詹事同侍

講幄每入直必先諸曹司至至則危坐莊語以道義相砥礪三四年如一日史官職業多暇當風日清淑置茗椀招余敘說古今上下先生樂甚輙浮一大白余亦無所隱避間以詩相質先生曰此餘事也吾亦時爲之特恐爲人所知耳故先生之詩如余者亦未多見繼而陟卿貳秉旄鉞事日以繁任日以重絕口不言詩而世遂不知先生之工詩數年以來爲

天子倚畀切切思有以報稱淸心寡慾鈴閣蕭然一盂兩簋杯酒不設僚佐間有以過勞苦傷生爲勸者先生惕然曰與其以酒適性無寧以詩陶情乎于是有示諸牧令之作然自是仍絕口不言詩諸牧令知先生工爲詩矣而仍不敢請讀先生之詩余與先生交最久相知又最深得有

所請矣先生以一冊寄示且委校勘余受而卒業竊有以窺其大凡葢忠愛爲體和平爲用慈祥悱惻爲歸即小以見大因近以及遠憫災傷如聞其哀痛之聲焉飭官方如覩其丁寧之致焉韓子云仁人之言藹如其謂是歟至于太行綿亘數千里汾河之源發于崑崙其濡染于詩也必有磅礴浩蕩之奇氣纏綿固結于筆墨閒先生撫晉且十年式太白之廬訪玉溪之里修遺山之墓流風餘韻轉益多師葢先生之政感被于三晉人之心者甚深而三晉之山川風氣所以感發先生之詩者亦甚深也是爲序

石琢堂曰一往無盡如入武夷九曲

蘭雪堂詩集序

余不能畫而喜購畫不善書而喜論書不工詩而喜作詩

如是者三十年近日臂痛幾不克握筆畫與書無望矣忝官翰林司譔述賡歌颺拜史臣職也故於詩未嘗一日輟海内稱詩家遂以余爲知詩竊滋愧已芝圃方伯自江西馳書至寄其先人蕉園先生蘭雪堂遺詩乞余叙之余維詩以道性情哀樂寄焉誠僞殊焉性情眞則語雖質而味有餘性情不眞則言雖文而理不足先生之詩不名一體要皆有眞意眞氣盤旋于中而後觸于境而發抒之感于事而敷陳之方其舟車南北俯仰山河也則有雄傑之篇憫農勸稼感舊懷人也則有愷惻之篇及解組歸田一琴一鶴某水某邱寓諸吟咏則又有蕭疎澹遠之篇時不同境不同詩不同而情性無不同吾故曰先生之詩眞詩也顧不幸厄于火方伯綴補搜採得十之三猶以遺佚爲憾

皇皇焉惴惴焉負咎引慝若將終身者詩所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不以此也耶吾未得從方伯遊曾讀方伯之詩知其有家法性不隨俗方今
聖天子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繼此而往方伯必無暇爲詩吾亦不僅以詩期方伯而于茲編已窺厥涯涘也至于先生之書畫散在人間片紙珍逾拱璧余非知者不贅言

汪瑟菴曰立言有體

清籟閣詩集序

余學識謭劣誤爲海內才彥見推不遠數千里殷勤通問其或至京旅舍未定先來謁余者比比也敬庵先生桑梓耆舊余知之三十年矣訂交亦在二十年外以詩文酬酢又不知凡幾年而生平實未謀面庚子辛丑年間鮑雅堂

招余陪君及明我齋啖餅賦詩余侵晨往君以病我齋以職事辭弗至閱數年雅堂約同遊柏靈寺余又慫期自是余與君以筆札通悃曲造謁輙有所阻泥此亦豈有數耶雅堂沒數載其詩集尚未刊行我齋解職後不知其於詩何如而清籟閣詩賴芝圃方伯校定行世余獲操筆序其後雅堂有知能無歎羨哉雅堂重君之詩尤重君之畫君許余畫十年矣屢以札來謂作畫非難爲君畫難耳畫雖未終得意殊可感詩則時時讀之清妙足移人情性即以畫不必於皴染間求之而可於歌嘯間遇之也而余之知先生葢有得其深者矣

汪瑟菴曰委婉曲折入情入理之言

辛少師忠敏公北方學者也紹興間爲江西安撫使有政聲歿葬鉛山越世有由鉛山遷萬載者萬載辛氏遂爲著姓以余所識辛氏工文章勵志節不下四五人春岩明經尤喜就余議論古今上下知余喜藏古人遺佚文字以忠敏公著作遺佚不可得乞爲搜訪余所見汲古閣稼軒詞刻本外僅讀本傳知有所謂稼軒集九議十論者讀四庫書提要知有所謂南燼紀聞蕊閣集者而其書皆未見竟不克旦暮慰春岩之心兹春岩以重録稼軒詞成請余序余不敢以孤陋辭重春岩志也春岩孑然一身襆被來長安奔走不遑乃以萬載棚民奪土著學額投片紙于部臣奉

天子命往質春岩挺身往不爲撫司官屈閲時六七月行

程四五千里寒暑困之風雨撓之卒不渝厥志而事竟獲濟蓀軒詞之刻也將欲藉其詞以求其書也將欲藉其書以存其人也非仁人孝子而能若是乎余不工爲詞然每喜讀蓀軒詞其感人之深固不在文字間也竊計公集在天地間必有鬼神呵護將不終沒于天下余嘗續求之以報春岩且以慰天下學者之慕望云

吳穀人曰關係之言即小見大

姜桐軒詩鈔序

詩有以多傳者有以少傳者有所餘于詩之外多可也少亦可也苟惟詞句之工而詩之外無人焉雖多奚爲哉泰州姜君介其鄉人彭生郵寄詩帙乞點勘弁言且告余曰君意思高曠言論慷慨作爲詩歌直抒胸臆不求人知人

亦無由而知之至于望古蒼茫仰天大笑伸紙濡墨動輙千言人鮮不指其爲狂者君泊如也兹讀其所寄詩僅四十餘首古體居十之八九豪情古趣涤盪心魂頗似張垂厓陳同甫一輩人語所謂以少而傳者耶彭生曰君之詩尚多當索其全集來供先生吟嘯余曰神龍靈物也一鱗片甲觀者無不心惶目眩奚待一一指數姜君之詩其猶龍乎彭生曰唯唯遂書其語歸之

吳穀人曰磊落有致

伊墨卿詩集序

昔顧華玉稱鄭少谷之爲詩也古言精思霞映天表程孟陽稱曹石倉之爲詩也清麗爲宗少谷石倉皆閩人而不溺于閩派且少谷好遊名山峻陟冥搜經時忘返便道武

夷深入九曲絕糧抱病而不悔石倉具勝情闢石倉園水木清淑賓友歙集聲伎雜進享詩酒讌談之樂其風流旨趣有足稱者吾友伊子墨卿閩產也躬際昌期遇合較二子優矣而其爲詩及夫好遊名山具勝情較二子則無不同嘉慶九年自粵東罷官來京師出詩草屬序余無華玉孟陽才安能序吾墨卿詩黽勉卒業大抵少作多幽潔之篇官西曹多綿密之作守粵多峭厲之辭溯源于溫柔敦厚託意于忠孝節廉境屢變詩境亦與之屢變而有不與之俱變者所謂道也少谷抑鬱終其身其門弟子高瀫傅汝舟頗能傳其詩敎石倉安雅尚志晚節不撓著述甚富藝林寶重之墨卿年未五十負經濟才詩之美且富已如此行且登擢以爲

國家分猷宣力康濟斯民其涉境更廣詩且益奇豈得以少谷石倉限君哉又豈得以少谷石倉之詩限君之詩哉

王惕甫曰雅稱

曹定軒紫雲山房試帖詩序

翁覃谿學士謂工試體詩者不必工各體詩王惕甫典籍謂必工各體詩而後工試體詩其說之不同如此吾謂學士勉人以專功而典籍勉人以深造也其立意無乎不同曹定軒給諫自其爲庶常時即工試體詩後督學滇中山川雄奇之氣鬱勃于胸膈間無所發洩輙寄之于歌嘯遂工各體詩給諫好朋友喜遊佳山水遇名園古刹每流連忘返同人拈毫分韻給諫詩先成一時爭傳誦退直灑掃一室荏荏剪燭至夜分爲子弟輩點勘試體詩興至便自

涉筆一揮舉示體式無事苦吟其佳妙不減官庶常時所爲給諫于此其專功矣乎其深造矣乎余十五年前曾讀給諫入滇各體詩未及爲敘兹承委勘其試體詩因遂書之其帙

王惕甫曰意盡而止文境絶佳不煩多許

王延之遺詩序

倪元鎮居清閟閣擁書數千卷手自點勘性好潔盥頮易水冠服振拂日數十計齋前樹石頻頻洗拭吾友方春之太守性頗似之而尤篤于朋友不以貧富死生稍移其素嘗以其亡友王孝廉延之詩委余序而梓行之且告余曰孝廉敦内行文詞書翰皆極工絶意華膴年八十歿于家殆世所謂有道人與余受而卒業竊有感焉夫世之以詞

翰求知于人者非炫其所長以爲名高將挾以博富貴利達也其詞翰往往不工即工矣其流傳必不久何也無真性情以貫之其中耳孝廉之詩取自娛悅不知有今人亦不知有古人古人之離合今人之毀譽孝廉弗計焉太守乃獨刊其詩以傳之無窮太守之于友誼固篤矣夫元鎮生平于一樹一石有性情寄焉當其得意相遇以天人固不能踰也太守亦然意孝廉之詩亦必得太守爲之振拂而益臻于潔也夫

謝鄉泉曰得淡遠之趣

香雪山莊詩集序

詩有經指授始工者學問爲之也詩有不經指授即工者性情爲之也吳子柳門髫歲嗜詩及長廣所就正說者謂

其性情學問兼而有之夫山川之靈秀之鍾于人也必有英傑之士乘時而出以表其異而發其光敬亭宛溪非江以南之名勝耶謝元暉梅聖俞之不作久矣若我
朝施愚山其亦接迹前賢無媿學者乎柳門生長其地希曩哲遺風而克自樹立宜其詩之工也茲刻其少作九卷將以求是于學士大夫而冀有所進余點勘既畢以爲庶幾有愚山之遺音者昔龔芝麓評愚山詩鏗然而金和温然而玉詘拊搏升歌朱絃清氾以方寸之管而代伶倫之吹律師文之扣絃也余于柳門亦云夫愚山刻集時已享大名官亦漸起其詩易于傳播柳門今方貧篋襆被寓長安蕭寺一燈據几咿唔不休求一第而未得余遽以許愚山者許之世或未之信也然吾觀柳門之心猶未肯以愚

山自畫焉昔李白之景仰謝朓歐陽修之傾倒梅聖俞古有稱之者矣余望柳門之克成其志也乃不辭而爲之序

吴穀人曰若遠若近一往而深無意於爲文而文斯至矣

吴蘭雪香蘇山館詩集序

余以詩交蘭雪二十年屢欲序其詩矣而下筆遲遲蓋有故焉詩序易爲也序蘭雪之詩不易爲以余序蘭雪之詩尤不易爲蓋余每與蘭雪别而復見讀其詩輒使余胸中之境若有與俱移焉者余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今年三月蘭雪應禮部試輒就余宿相與議論古今上下山川民物之繁學問心術之微詩教之盛衰文章之正變余所蓄於中而未發感於中而未釋者聞君言渙然怡然而君則又報罷矣因謂余曰先生可以序余之詩哉余應之曰唯唯

君之詩篤於性情能神明于古人之法以自盡其才翁覃溪王述庵兩先生所以推之者至矣初余見君少作以哀艷稱之君既以數奇落魄縱遊吳越間名益譟閨閣中至有繡其詩以傳者世遂疑君善宫體詩忌君者且詆爲浮華累道引余言以證夫余所稱爲哀艷者非國風離騷之遺耶又有誤傳君死耗者覃溪先生泫然告余曰蘭雪亡矣吾將合黃仲則詩刻行之此二君皆得詩髓者惜其詩止此耳仲則已矣其詩之傳於世者已如此蘭雪之詩格愈變而法愈嚴余又安能執一律以量其所至哉蘭雪㳺更憂患性益澹定比數從余徜徉淨業湖上蕭然竟日其於天下事若一無可爲無不可爲至於窮達弗能易其心利害弗能變其節蓋有必爲必不爲者在僅求之於詩不

能知也始余以詩知蘭雪之人今余以蘭雪之人知蘭雪之所以爲詩矣余之交於蘭雪者豈獨詩哉豈獨詩哉

吳穀人曰許之深而揚之至矣文有餘於言者此種殆是

康熙己未詞科掌錄序

朱竹垞檢討晚年採同徵諸公仕履行蹟爲鶴徵錄而未成書也李武曾徵君續之亦未就而徵君歿甚臺中丞撫浙政暇詢諸兩家後人求其遺稿殘缺殆盡志例亦無由尋討中丞發凡起例參倣杭大宗丙辰詞科掌故錄而加詳焉甫脫稿郵寄余屬校勘余方爲詞林典故總纂官因得裒集羣書廣加增益燦然稱備仍歸中丞裁定竊惟元明以進士科取士制舉一途遂廢

本朝兩舉鴻博稱得人其中浙士尤多通儒中丞負藻鑑

人倫之目上承

聖天子作人雅化官浙年久涵濡激厲關詁經精舍以居士之奇才異能者經其口講手畫皆能出所蘊蓄表見一時則中丞此書之輯也不惟精核遠勝大宗其用心之所在即朱李二公有未能及者斯眞古大臣之風矣後世之鴻儒碩彥大以求治術得失之故小以核典章本末之遺吾知其必有資於是書云

吳縠人曰明於掌故言之乃鑿鑿也小中見大煞有關係

王葑亭雙佩齋詩集序

余初未識葑亭已時時得覩葑亭詩乾隆辛丑從許秋巖座間見有客翛然玉立風采異衆獨殷殷向余致嘆羨叩之則葑亭也葑亭爲秋巖會試所得士時甫官刑部殊以

埋頭案牘爲苦余曰刑曹古多詩人子始安之自是余與葑亭每以詩爲酬酢見者謂余之詩日以進而余之詩日以少矣昔夏正夫劉欽謨同在南曹有詩名劉差勝夏每見卷中有劉詩累月不下筆燕都之會李于鱗詩必晚出見他人有工者輙廢已作余見葑亭詩累月不下筆輙廢已作不知凡幾矣已而葑亭遷御史擢冏卿出使四方得佳句必寄示余余以爲葑亭詩自在人間夫復何難致遂不收拾而孰意其竟死死而其詩遂不可得也今年葑亭仲子鳳生奉遺集乞勘定余爲芟汰存詩千首皆寄託高遠意味深厚有合風雅之旨者存此亦足以慰葑亭於地下矣余始以詩質葑亭葑亭緘寄袁簡齋於江南簡齋爲加墨作序獎許推挹皆葑亭意余弗知也葑亭之重余兼

重簡齋也如此及簡齋暮年頹放下筆多不檢葑亭作書規之書成必示余且引余言爲證葑亭之重簡齋兼重余也如此簡齋以書來辨而因其諫諍即改竄者殆亦不少葑亭得其書亦輒以示余歡喜慰藉或至抃舞其於朋友往復規勸纏綿不已樂與人爲善也又如此吾願讀是集者以性情求之勿僅諷其詞而豔其才也

謝薌泉曰纏綿周至情餘於言

張船山曰眞切語即是至文

桐華書屋詩草序

香圃上舍爲葑亭太僕冢子工近體詩尤工七言嘗問字於余余居距宣武門外十里許香圃嘗冒雨雪策蹇至宿余家竟夕諷詠不輟蓋嗜學其天性也然每遇觴讌輒若

有不釋然者所爲詩多淒愴之音旣連試京兆不售歸遂得疾迨太僕歿而香圃乃不起矣余校太僕遺集甫竣香圃弟竹嶼更出君詩乞選定繙閱一過余曩所加墨者散失過半竹嶼輯而錄之其孝友可感也才之難得而遊處之樂忽然以過遂有今昔存歿之感余蓋爲之掩卷三歎云

張船山曰潔淨

慕堂文鈔序

孝子之不忘其親雖衣冠帶舄必愛惜而寶藏之歷久猶摩撫勿忍置矧攄諸胸臆筆之簡冊者乎顧有謂其篇什寥落而不必存文詞戇直而不可存非知言者也吾友曹定軒給諫一日奉其尊人慕堂先生遺文一冊泣而告余

曰此先大夫之文也即先大夫之志也子爲序之汾陽曹
氏于今入詞館者凡三世皆能承其家學慕堂先生不欲
沾沾以文雄一代而議論醇正心氣和平韓子所云仁人
之言者是先生有建辟雍之疏給諫亦有修成均南學之
疏先後繼美給諫斯集之輯不惟不沒其文眞能不沒其
志矣吾願讀斯集者油然生孝悌之思焉慨然厲忠愛之
節焉勿僅羨其詞旨懿茂而謂其爲漢魏也爲周秦也其
庶幾乎

王惕甫曰醇然有味得之意言之外余序慕堂詩在後未能如是也

點蒼山人詩集序

太和沙獻如明府余不識其人而明府則早識余去歲三
月萬載辛春岩自皖江來鄭重告余曰有沙君者宰懷寧

循吏也喜吟咏近刻其詩一冊姚姬傳比部序而行之尚欲乞先生論定余甚異焉四海九州之大工著作擅藻鑒者不知凡幾如僕者所謂爝火之明耳安敢操繩執墨論斷當世之賢豪即偶爲評泊不過聊備商榷斲取笑樂又安足以爲文章之定價春岩曰沙君滇産也前覩先生寄表蘇亭論滇南詩畧前後兩札及與師荔扉數年來論詩各書且悉錢南園詩集刊成始末讀所序文私心輒向往余感其意欲報之以文而其詩集則春岩倉卒來京留之滕縣旅舍今春岩自山左來乃獲見之大抵能以奇氣騁其逸才排奡似南園疎宕似荔扉而深摯之思又似谷西阿黄門真得點蒼山之靈秀盤礴鬱結而成之者吾奚測其所終極耶西阿荔扉詩以多勝而獻如以少勝要各能

抒其性情不務以塗澤見長殆克自樹立者矣荔扉曾相
與樽酒論文徘徊於月橋海寺之間金華山樵集已三四
刊矣而獻如則未嘗謀面其于爲官也春岩盛爲余道其
賢今讀其詩信言行之相符也爰爲序其顛末且以質之
西阿荔扉兩君

周鴐堂曰極疎密淺深之致

洪文襄公年譜序

年譜之書大抵因其人有高出一世之才而無高出一世
之位與高出一世之功而後作也唐之昌黎杜陵宋之東
坡山谷金之遺山元之道園皆後人慨慕其遺行恐其湮
沒爲之詳考博稽勒成一書垂之奕禩若洪文襄公者既
有其才復有其位其功者矣年譜奚以輯輯之蓋其六世

孫某奉文襄遺事泣而告予曰閥世以來族姓繁衍讀書者少遺籍漸散先人之筆記銘志狀誄絕少存者不有以甄綜之將恐日亡日軼後來者不獲考尋祖考之德功事言上負

國恩下隳先業其若子孫何余固辭不獲乃彙其斷爛文字旁徵諸稗史叢書及史館之軼聞瑣事用呂大防洪興祖諸家分編昌黎年譜之例以月繫年以事繫月釐然井然取材於明史紀事本末綏寇紀畧八旗通志間附以家乘其於文義字句有剪裁無增益徵信益以志慎也若其不可知者則寧闕之以待補云

汪瑟菴曰如此立言可謂得體

梅庵詩鈔序

余與梅庵制府閬峰侍郎交契蓋三十年矣余以庚子入翰林制府亦以是年冬改詹事余因是與制府稱同年明年辛丑閬峰館選居且相近時相過從茗椀唱酬殆無虛日既而予三人者一時同官學士充講官出入與偕或侍直內廷或扈蹕行幄宮漏在耳山月上衣未嘗不以賡和為職業也後二公俱擢侍郎余浮沉史局文場酒讌猶獲執筆與二公左右上下之乃侍郎遽謝世而制府遠宦東南天各一方余能無獨學孤陋之嘆乎制府顧厚視余時時以詩稿郵寄商榷凡所纂輯之書籍進奏之文字亦莫不由余勘校而成蓋其虛懷如是近年取前所刻集芟汰過半益以戊午以後詩易編年為分體有精益求精之志焉夫學問與事

功一而二三而一者也公總督三江其所待治者日不知凡幾何暇作詩乃退居一室挑燈手一編類書生然及登堂議論

國家大事抉利弊辯情偽娓娓千萬言胷中肯綮人驚以爲神豈知夫詩者政之體政者詩之用不惟不相害而實相濟也或者曰公性情灑落事過輙忘一字一句間毋不介意奚兹集之謹嚴如是吾謂忘者公之大而不忘者公之深也即一詩可以見公生平矣而余之所以知公者又豈僅在詩哉

謝鄉泉曰交深之言通達之論敘次尤歷落入古

重刻有正味齋全集序

三十年爲一世余交穀人先生一世矣性情心術靡不浹

洽有深於語言文字之外者即以語言文字論先生之詩非猶夫人之詩也文非猶夫人之文也詞賦非猶夫人之詞賦也必先有以得夫事之眞情之合體驗融會而後滔滔汨汨筆之於書無所扞格京師釣魚臺桃花崇效極樂法源三寺海棠牡丹葯花澄懷園淨業湖荷花檀柘桂花皆稱極盛先生喜遊又喜偕余遊遊必有詩紀勝當夫酒酣笑樂俯仰今昔落落自喜蕭憀曠放雲之行也水之流也風之來也氣候之變幻也山川之俶詭也若有意若無意及發而爲詩文則萬象包納幽者顯昧者揚堅者瑣者靡不摧且理焉噫何其大也先生在京師續刻詩集徵余叙今養疴江上七八年矣家貧課生徒自贍而四方乞詩文者屨滿戶外近寄書云拙作久宜覆瓿徒以區區之心

不能割捨合並前作別有增刪業已付刊約春夏之交便可正諸有道前承高文弁首係專指續刻而言倘得渾括全詩益之奬借尤爲銘感先生名重中外詩文集凡數鐫板賈人藉漁利致富高麗使至出金餅購有正味齋集嚴肆爲一空何藉自刻其集又何藉鄙人之敘哉然少陵不云乎老去漸於詩律細矜慎之至耳又以余聞詩教於先生三十年親見操筆作文章甘苦有以得其真出言必能傳信故不屬高才鴻儒而屬余焉果此意耶則先生之集安得不重刻又安得不徵余敘哉附驥以傳謂非余之厚幸也歟

李嵩生曰花放水流夷猶自在

存素堂文集卷二

存素堂文集卷三

法式善著

序

曹景堂制藝序

曹子景堂學于成均有年及予為祭酒不數月曹子充鑲黃旗官學教習例不隨堂會課其制藝未之多見也旣予以詩古文課國子生曹子亦間爲之每一首出輒傾折其儕偶余深賞焉今年春期滿將歸袌疇昔應試之作示予屬序而行之予因得盡窺曹子制藝之學矣夫應科目之文唐之韓子曰俗下宋之歐陽子曰順時于是好學能文之士類以試作爲無一可存者然蘇氏兄弟少年諸文固多試作也文苟工矣雖應試曷足病乎曹子之作理法清

老詞藻又極絢爛宜勝于人而取于人矣乃屢困棘闈徒以明經需次廣文予謂曹子惟不早取科名故得益肆力于經籍沉酣貫串振其采于詩古文詞焉其就余為詩古文詞也乃足以輔予教課之所未盡然則曹子之不幸實予之私幸也是編出世之不知曹子者必將曰此固試草也而竟若是誠非文之罪矣世有知曹子者又將曰此特試草也而且若是則其學寧易測乎哉

王惕甫曰時文序入集誠自可厭近流中頗有言時文序不必作不必存者其陳義雖高然此一物者亦已萃四五百年人精神材力於其中且有甘心不第以名其業而槁項以死者豈能無作又烏得無存乎但語有可存則存之矣

吳山尊曰前半叟衍後半奇崛是老泉晚年文字

孫淵如曰後半乃似荆公

吳蕉衫制藝序

今操觚之士莫不爲時文然于四子六籍不必窮其奥于百家九流不必涉其藩于古今盛衰升降之原不必旁通而博覽取一二科塲之作剽其字句諧其聲音欣欣然以爲得其道無惑乎時文之日敝也余學爲時文三十年官太學前後七八載與生徒相砥礪久而益覺其難何則代聖賢立言必斂抑其意氣和平其心思及夫體驗微至發抒自然使人讀之如接古人于千載之上斯乃足以刊浮華闡道術而饜飫乎人心也嘉慶戊午七月涇縣吳子瑞清試太學余奇其文殆知時文之不易爲者取冠多士旋捷秋榜茲出其從兄蕉衫秀才文乞序且言秀才生平于

制舉之業未嘗率爾爲之始受知于大興朱竹均先生
受知于無錫秦端崖先生屢躓省試抑鬱以終嗚乎若秀
才者所謂知其難而不詭于遇者耶秀才孝友樸質讀書
明大義其文眞實淳懿不屑屑剽字句諧聲音驟讀之若
無異于人反復尋繹乃覺其有以異於人之爲之也旣惜
秀才之不遇又嘉孝廉之能表章其兄而發其幽光爰序
之以諗夫世之易視時文者

陳碩士曰盛氣揮斥動中矩度

吳鳳白必悔齋制藝序

山林之士不工爲時文科名之士不工爲古文是說也吾聞
之然而不工古文者必不能工時文昌黎曾悔其應試之
作東坡亦誡其子弟曰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由是言之少

年之作皆得謂之時文老年之作皆得謂之古文乎是又不然蓋文生于心心之所之向背殊焉道義之士其文和平勢利之士其文詭隨和平則雅詭隨則俗雅與俗不可不知也吳子鳳白以文雄于鄉兩試春官不售刻其行卷曰必悔齋制藝乞余爲序周覽一過所謂雅音也復讀其自序知吳子之不欲以此自足而有所惴惴焉惕惕焉以求其所未至者矣吳子異日抒其所蘊以建立名業于當世棄去其所謂時文者別自著書成一家言必有合于太史公所云彼瑣瑣者何足語哉吳子誠能自赴厥志吾且引昌黎東坡爲證佐而重序之

王惕甫曰論文精語

志異新編序

吾嘗謂居一官而有裨益人且使人信服之也其勢易著一書而有裨益人且使人信服之也其勢難中丞福蘭泉先生為宏毅公後人內行醇謹綽有家風士論歸民望孚宜矣若志異新編一書世目之為詩史與經地志度以加焉者何哉夷考劉恂嶺表錄異最稱該洽若神異經集異記博異記異苑諸書絢爛矣而不能使人徵信經濟類編圖書編諸書典實矣而不能使人服習茲書披閱而玩索之其事甚異其道甚經其說甚新其理甚粹其大者可以備國家之掌故小者可以擴書生之見聞詩耶史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吾讀顧寧人郡國利病書而病其太繁洪稚存乾隆府廳州縣志而病其稍簡後有學者稽古藝林采風殊域勒成一書不取資於是編也烏乎取諸

飽覺生日諮佐既確斷制斯合可以傳此書矣

涵碧山房詩集序

蘇澗東先生偕余登乾隆四十五年會試榜是年中州成進士以經學著者武君億李君岐生及君而三武君遺書今漸梓行李君則人多傳其制藝而詩與說經之書不傳先生年五十外負書萬卷出爲縣令以經術飾吏治暇輙賦詩爲娛樂其在宣恩姦民作亂攻守皆有方畧軍功晉秋郡丞而積勞遽殁人多惜之今其少子令善奉遺書乞余勘定余受而卒業爲序之曰詩者心之聲也聲者由内而發於外者也惟清爲最難四時之聲秋爲清物之聲鶴爲清秋也鶴也豈有所爲而望人之知哉先生髫齡嗜詩實東皐宗丞督學中州稱其詩似陸放翁可謂知之深矣

既而需次京師與余相唱酬余嘆其清而有味晚歲詩益進雖崎嶇戎馬間終不廢業則其鎮定與勤勞習於夙昔者又可想見也武君詩吾既鈔諸其子穆淳零星十數章而已李君詩則不可復得先生詩獨行於世嗟乎區區文字細務必賴賢子孫而後傳也顧如是哉

吳山尊曰清字是先生自道文則三百字中層折甚多而氣體自清

寄閒堂詩集序

天下事惟平淡可以感人眞切可以行遠而詩尤甚寄閒堂詩八卷非豫懸一平淡眞切之一境於胸中而後爲之也享天倫之樂愷極人事之綢繆情至而理生焉至於江山花鳥月露風雲又不過即目而成觸手斯在而已顯菴先生初不良於足兼多病絕意仕進老年寄情翰墨經不

示人賡和唱酬不出家人父子間積數十年而人不知其能詩則其所蓄者深而所藏者密矣昔人論陶靖節詩只是本色無一粉飾語吾謂先生詩亦然顧先生所生之時所處之境與靖節不同耳雖然心無不同理無不同即詩亦無不同也若謂先生喜放翁詩遂以放翁相擬猶淺之乎測先生試讀靖節責子詩以觀先生懷兒諸作則人生遭際懸殊有不可以道里計者又爽然若失也

吳山尊曰似陳無已

平麓詩存序

涂瀹莊侍御長余一年沈潛學問通達政體實過余而於余執弟子禮甚恭則其抑然自下可知也一日奉其兄守軒先生詩集涕泣告余曰某失怙恃依兄以長自束髮讀

書至今皆兄之力也兄邃於經學習詩古文辭不自收拾輙爲人攜去遂散失無專集茲裒其叢殘之稿鈔存二卷讀其詩如見其人非敢問世也將以藏諸家塾先生盍爲序之余維詩者聲也由中以發非由外而襲者也然必外有所感而其中因之以宣守軒先生淡泊寡營翛然物表慈祥愷惻每流露於言動食息間家貧不求進取閉户課子弟視功名富貴若敝屣然人謂其與世相忘也吾謂其所忘者外也其中自有不忘者在故其爲詩也不事刻削天趣自足不假研鍊風格自超淪莊鈔而存之非僅耀其詞華實欲彰其篤行吾愈信淪莊之孝弟篤敬恂恂然致謹於先生長者之前爲通儒爲賢大夫者其淵源固有所自來而善讀守軒詩者當識其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吳山尊曰波瀾老成　先生文卒如此且臻此境五年矣其中自有不忘者在一語當令陶淵明司空表聖聞之一哭

贈曹復堂序

復堂之來京師也無所求于人者也無所求于人則其心逸而其身安也宜矣乃復堂汲汲若不遑終日焉者則又何與蓋復堂無所求于人視富貴為身外之物舉世所謂科名勢位俱淡焉忘之而于學問之未進義理之未精一名一物之未悉則必反復推明以期于實有所得見諸行事而後慊然自足復堂以無所求一其所求焉爾復堂生于楚秉舉子業遍遊江淮河洛間負其才智冀傳古人絕學有得于己弗炫于俗其辨別六書及古今金石文字篆刻孜孜弗倦則因性之所近而嗜之獨深焉非欲以此顯

于今而著于後者也世之知復堂者乃僅僅以此稱之是何足以盡復堂也歟復堂初至京亟訪余叩門請見相對終日吶吶然若無所聞知者及以余之所知證之則無弗知以余之所聞證之則無弗聞嗚乎是殆能知人之所未知聞人之所未聞者與余嘗讀長沙廖元度楚詩紀鍾祥高士熙湖北詩錄二書見曹厚菴學士之詩而愛之二書蕪雜簡畧欲增訂而未暇也今年四月應城孫孝廉甡至京師留其所著林菴詩鈔中有答羅菊農問湖北詩選之章余次日往見將叩其義例而孝廉行矣至今耿耿于懷復堂爲厚菴學士裔孫又與余有膠漆之投則搜採之役不屬復堂而誰屬哉獨是復堂富于著述而貧于貲方饘粥之不給又焉能挾此纍纍者畀之以重復堂之困余固

願世多一孫孝廉而又多一似余之嗜厚菴詩者爲之推輓于公卿大夫則復堂傳而厚菴之詩亦傳而余與孫孝廉之心慰矣書此贈之以堅復堂之志

王惕甫曰了然于心而沛然于手便是文章家至境

洪稚存曰有後段文字遒非泛作古人爲文之旨如是

范太翁壽序

今世海宇輯安黎民和樂休養生息人多耆壽子孫於其祖父生辰設几筵納賓客奉酒醴稱觴獻壽比比然也顧或文詞失實識者哂之然則欲以榮其親而期爲有道君子之所重者可不以其實之爲貴乎永淳明經范東垣先生賦性温粹通今博古以孝友重鄉黨人以急難告不量已之盈絀必有以平其憾而安其心與人交不設成心而

賢不肖辨如黑白訓子弟嚴直有方生平寡嗜好執卷終日怡然自得室黄孺人德與之配子四人皆嫺學問吾聞古之壽者不以勢利動其心而簡易寛平又無奔走逢迎之事瘁其筋力而耗其性天所謂樸以有立是以難老也先生外無所求于人内無所歉于巳户庭之内油油然默默然宗族之近州里之遠翕然稱爲善士則其平昔樸以有立可知矣豈非難老之明驗哉先生子嵩喬貢成均拜余于彛倫堂氣宇遠俗余心識之既而以所業請清拔峭立蓋得於桂林山川之秀深矣然其爲人循循自下雖以文翰知名而謙退不自滿暇時以道藝不進墮先人業爲懼蓋所專注者德術所屏置者紛華勢利先生之家教又可想見也先生六十有一孺人同歲生粤俗每後一歲稱

慶如前人云七袠開一者是豈有取于一者數之始與抑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與嵩喬洽聞殫見必能釋其義他日續風土虞衡諸志暨桂勝諸書又當泚筆敘其端末焉

陳碩士曰得震川安雅處

何雙溪先生六十壽序

翰林前輩靈石何雙溪先生六十生朝門人賓客謀所以稱觴者先生固辭不許不得已乃以文爲壽相與頌先生夫侍從宴賚之華科第文章之美家門榮盛子孫衆多以爲世俗人有一于此莫不夸耀一時而先生倜乎謝不有又以頌先生之高也然某竊觀先生平日持身律已之端則所以自壽者遠矣宜其於世俗之舉有不屑焉𠀋

以爲高也始
朝廷修四庫全書既成
天子嘉先生有勞留先生於翰林以需擢用先生遽移疾不復出方事之殷獨膺其任及功之就不有其榮君子易退之節先生有之先生家故饒既久宦又勇于爲義時時減産或至積債不能償然遇窮交薄戚有恩意不變其初方其素封不爲奢及其處約不爲嗇君子素位之學先生有之其接于人溫然無町畦而可不可介然有辨每逢交游故舊惓篤流連天下卓絕知名之士自耆宿以逮後生皆樂親先生而先生亦樂爲之盡其處己特嚴自奉甚薄居恒掃一室終日靜坐旁無姬侍食不重肉衣非甚故不輙易既兩子皆以材美稱于官門望通華而先生益約飭

自下豈非薄身厚志畏榮好古之君子耶竊觀古之清身節物者往往能壽古語云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是以難老孫卿子曰樂易者常壽荀悅曰惟壽則能用道能用道則性壽矣由是以觀則古之所謂樸以有立而能用道者非先生其誰生朝之禮自先儒皆以爲非而稱壽之文則詩書以來有之今者逍遥京邸頤性養年超然榮觀先生自此道與福俱娛志和平之域遊心恬淡之宇于以庇蔭子孫成就事業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先生且不獨自壽其身而已而況區區世俗爲壽之虛文又烏足道哉

吴山尊曰此集中近時之作然亦似震川用意之文

洪稚存曰用筆總從古人來故能超出塵壒之表

乾隆十八年正月法式善生于西華門養蜂坊吾師鎮
陸先生方館余家授兩叔祖及諸叔父業先生年才逾弱
冠耳先大父尊之若老宿且命司庫府君以文字相切劘
府君少先生二歲因兄事焉先大父罷官遷居海淀道遠
先生辭去歲庚辰先生與司庫府君同舉京兆試又二年
先大父以法式善入家塾復延先生督課誦叔祖及諸叔
父仍從學而先生尤厚視余及先大父捐館舍法式善隨
母讀書外家先生亦屢躓春官遊學四方然余每有所作
必郵致先生請正先生誘掖之不遺餘力迄今余之稍有
所得者皆先生教也庚子會試先生成進士法式善得附
名榜末一時傳爲美談越十年先生選知山西絳縣又十
年告歸年六十有九矣先生待人無疾言遽色而人畏之

無厚貌深情而人愛之初辛卯科應禮部試時館謝藴山前輩家度謝當入簾先數日避去及報罷後相見始知試卷適在謝所而實未薦謝引以爲歉而先生畧不介意後官山西謝又爲方伯非公事未嘗往謁人益重其品其成進士也出内閣學士瑞保門瑞公與余同司翰林院事一日直文淵閣翁覃溪先生謂瑞公曰吾有畏友陸君出子門下子知陸君之文亦知陸君之人乎其才賅于大而不遺于小其學協于古而不悖于今今之通儒也其推重如此時皆謂瑞公能得士翁公能知人云絳俗故健訟庠序之士尤甚先生曰本立而後末可圖也遇諸具牒者武則先驗其弓馬文則先試其詞藝然後理焉由是訟風少息及先生乞休合邑挽留之至有匍伏流涕弗起者往歲

得嗣至六十五歲連舉二子今歲十一月十一日爲先生寔
揆之辰某敬惟吾家一門三世從遊之雅其相知爲最涉
因畧舉事之大凡爲先生侑一觴先生生平黜華崇實一
切眉壽保艾之文不可以陳于先生之前也是爲序

王惕甫曰嚴謹如右軍書用筆内擫集中第一等文字

初頤園曰文具寛博有餘之氣

吳草亭六十壽序

昔歸太僕爲人作壽序不輕率下筆或三五日始脱稿又
必其人有所表見可以風世敦俗然後樂爲之詞故其文
與人皆能傳于後余硜硜守此義葢有年矣涇縣吳孝廉
徽休向以詩文請業于余知其伯父草亭先生行誼甚悉
草亭性曠達而家庭之間内行醇備先人之邱隴雖年遠

必時時省視一甓一石親爲料理盛暑嚴寒弗恤也課諸
子具有法度務在讀書明理而以速化躁進爲戒時和年
豐江南文士得以陶詠自娛君則青鞋布襪放浪于山水
間日與漁樵爲伍望之者以爲神仙中人興會所至或泚
筆作樹石皆淋漓有生氣偶題小詩得王裴遺韻今年春
君次子孝廉鑾公車抵都訪余于城北吐屬溫雅抑然自
下以明年三月君週甲初度將乞余文爲壽孔子曰愛親
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孝廉眞愛敬親者耶
其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有以也愛親者人恒愛之敬
親者人恒敬之人之生于心而不容自已亦其必然者也
聞君尚需次丞倅則又似未嘗忘世者然吾每覯世之負
小技藝輙欲自炫以震驚流俗迨其術不行遂乃抑鬱

平激昂自奮繼而溺情泉石遯跡邱園不與人間事以
儷文其淺陋是殆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先生則緩急輕重
之間犂然不紊非求異于人而其異于人者自在利欲紛華
交于外而不使奪于中非得天之厚何以致此繼自今杖
國朝以臻期頤之壽是又理之可爲左券者矣

初頤園曰鉅情酣放

阮芸臺曰脩然絕俗

朱石君先生七十有二壽序

今之學古人之學而不欲囿于章句者其所師必曰大興
朱先生今之志古人之志而不敢負其爵位者其所師亦
必曰大興朱先生先生盛德卓行表裏一致上受
兩朝聖人之知下爲儒林師表者三四十年矣憶余六七

歲時受業于大興陸鎮堂林天衢兩先生兩先生于先生
相知最深也每余業有所進行不失禮則勉之曰汝其能
以朱先生爲法乎否則動色曰若所爲得毋爲朱先生所
棄其時固不詳先生何時人乾隆四十四年余與令子錫
經同舉順天鄉試各道家世然後知先生蓋並世人焉明
年入詞館例得修後進禮請見私意先生德望高貿姑俟
數年後稍稍事學植庶幾負笈大賢門牆而先生適以朝
命賦政于外則又自憾曰余與先生生同時居同里鄉往
二十年顧不克附弟子之列凡余所欲達其誠于先生者
先生或未必能知之然先生辱知余致書獎借嘉慶四年
先生還朝始得于公所一見即爲余序所纂科名典故二
書勉勵尤至余乃不意爲先生所知如此及余奉

命四入翰林于史館中朝夕追隨得盡聞先生之議論工是生平所願學始得一遂焉雖然先生知余矣余得見先生矣顧余所欲藉窺先生之深者安在其能得也先生每見余必舉古人相劼於詩文必直指得失無一言假藉及退而語人輒曰某佳士也某傳人也余誠自媿無以副先生之知而由先生之于余觀之則先生之好善如不及蓋出于天性先生之以天下爲已任惟恐一物弗得其所亦于是可見也今年正月十一日爲先生七十有二生辰余念知先生之名最早奉教晚而卒得不虛其願且受先生之知不可無一言不可爲世俗頌禱之言特質言之以就正于先生先生其必有以教之矣是爲序

王惕甫曰質雅之至氣味清冽如咽三危之露也

孫淵如曰意緒自老蘇上歐陽書及大蘇范文正公集序來而風神綿邈則於歐爲尤近

陳約堂太守七十壽序

新城陳氏累世有積德余聞諸南昌彭尚書云尚書告余曰吾以一身識陳氏蓋六世矣自浣修翁以賈起家有隱德吾嘗見翁舁五千金濟湯某阨湯困以折業負翁者也翁終不言俾吾以誠轉語之而復貸之金湯卒能感奮自立復其業此陳氏子孫所不及聞知者蓋翁之陰德多類此翁子爲凝齋先生凝齋子四人次約堂即今庶吉士用光父主事希祖侍讀希曾則用光從兄子吾悉覩其有後焉浣修翁陰德吾四十年來默識于心而未能或忘歲月不居吾與約堂行年忽忽皆已七十觀陳氏子孫之多士

天道益可信也尚書之言如此余與陳氏交亦三世今年始獲與用光遊商榷文字眞樸可喜時時以立身修行爲勗勉于以知其流風遺澤所從來者遠也明年正月十日約堂先生七十有一生辰用光徵余序因述先生處兄弟朋友鄉黨之間及歷年仕宦諸大事葢其生平和易近人類恂恂無所表見而禮之所出義之所在未嘗稍有假借是先生之性情即先生之學問也誠足以端世範而挽頽風矣用光成進士入翰林先生有書誡之曰吾年七十精神未衰繼自今優游化日林泉自娛足矣弗望汝奇能異行也亦弗望汝高官厚祿也惟吾所未及行者汝行之竭汝之力畢吾之願如是焉而已用光奉教惟謹凡其所爲外無違于俗內無怍于心者皆先生志也吾聞顯其親之

善于世爲孝不過譽以誣其親爲尤孝用光工古文詞交遊多當代聞人乞壽言蓋易易事而獨諄懇以得余文爲快或以余素不喜諛言之可據耶抑以交陳氏三世久而又嘗親聆舊聞軼事于當代老成人也耶故余第就所習知者壽先生而不敢泛引博稱亦深喻用光不欲誣其親庶幾于先生之意有合也

王惕甫曰樸雅可存

楊蓉裳曰以尚書語及家書爲前後波瀾而以三世交情爲主篇法絕佳立言更親切有味掃盡祝嘏浮詞行墨間自有太和之氣是謂大方之家

初太翁八十壽序

人之壽得於天而其所以得壽之道則存乎其人經曰仁

者壽吾蓋徵於樾堂太翁而信之焉太翁初官指揮遷户部郎以幹濟著譽日隆上見者以爲可卿貳矣乃出而爲太守爲觀察幹濟如户部時見者以爲可督撫矣乃以病致仕在京師閒居十餘年其長君頤園爲諫官爲巡撫爲侍郎以直稱仲君雲嶠爲翰林侍讀以恬退稱見者又以翁爲可樂矣而顧憂之小有過督責無少恕及頤園以事去職見者以爲翁可憂矣而顧安之不異昔時方其芒鞵竹杖逍遥乎園圃花葯之間俯而觀魚仰而調鶴若無意於世事也者及頤園再起爲庶子旋以太常擢内閣學士兢兢以靖共之義相訓戒不令家事分心吾既羡其樂天知命而尤嘆其忠愛之誠爲不可及也夫仁者心之德也行道而有得於已故能履富貴而不驕處憂患而不回義

方之訓嚴於家庭而其效乃著於國是蓋心不役於境隨境以求自得此非有道仁人之用心而能如是乎法式善與長君同登乾隆庚子進士榜數以年家子禮拜翁堂上屆今二十有七年嘉慶丙寅歲三月十三日爲翁八十生辰法式善侍翁久悉其心迹深不可無一言嘗讀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夫仁者之心常靜逸與知足所以靜也翁其庶幾焉元配孫太夫人年八十有一康健一如翁治家教子皆有法此眞所謂德配者也頤園以斯言侑觴其亦可以自信矣

吳山尊曰不諛不贅壽文中可以繼震川諸作

跋

兩宋名賢小集跋

四庫書總目載兩宋名賢小集一百五十七卷舊本題宋陳思編元陳世隆補凡一百五十七家前有魏了翁序後有朱彝尊跋考了翁序即寶刻叢編之序彝尊跋以思與纂江湖小集之陳起合爲一人以此集與江湖小集合爲一書皆出僞託又跋内稱世隆爲思從孫于思所編六十家外增百四十家稿本散逸曹溶補之亦不足信兹書三百八十卷作者二百五十三家與四庫書目逈異其始于楊億終于潘音而王應麟詩僅存五首爲一集者又與四庫書目同是可疑也蓋此書在宋時已稱難得後來輾轉流傳皆藉繕錄未經付梓好事者遞爲增損遂無定本爲就二跋而論當是浙人薈萃所成假序跋以增重耳二百五十三人之精光賴此長存宇宙間其功亦甚偉矣奚必辨其

爲何人之書何年所纂哉

王惕甫曰此宋一代名賢精神所在其書自不可沒於天下文簡嚴可喜

秦小峴曰明辨晳也

江湖小集跋

江湖小集九十五卷凡六十二家舊本題宋陳起編起字宗之錢塘書賈設局于睦親坊世所傳宋善本皆其所刻又稱陳道人雕板者是也是集以方回瀛奎律髓張端義貴耳集周密齊東野語考之其間增損多寡不符時代前後互異殆後人補綴所成非起原書也然南渡後詩頗賴以傳亦足寶矣

秦小峴曰極似竹垞文字

江湖後集跋

宋人陳起在寶慶紹定間以書賈能詩與士夫抗顔列席名滿朝野篇什持贈隨時標立名目付雕印成遠近傳播永樂大典所載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後集江湖續集中興江湖集其名不一皆起所刻者是集二十四卷四庫全書定本蓋删其重複合爲一編統名江湖後集宋季就湮之詩獲顯于世豈獨起之書賴之以益可寶哉即宋諸君子所以爲傳世之業者固將由是以益著也

王惕甫曰此數篇真得古人著録文字體格可追南豐

陳碩士曰筆意蕭疎自喜

存素堂書目跋

書目著録歷代史家所不廢或紀篇目或兼考撰述世系

雖繁簡不同要其所以別同異明得失一也余束髮嗜書北地書值昂貴貧士尤難力辦三十年來一甎一裘悉以易書交遊既廣江南北浙東西愛余者多以副本見貽益以生徒所寫中秘本纍纍然充楹溢棟矣偶取視檢一周乃得有目焉庶便觀覽卷數不著義例未詳草創尚有待也重本覆出不删防遺失也青山有緣白髮無恙余當從容編較勒成一書留示子孫傳諸奕世宋之陳振孫明之楊士奇何多讓焉

秦小峴曰老筆

陳碩士曰雅健

國子監司成題名碑錄跋

太學祭酒司業漢員自順治元年以來參諸各家記錄其

人多可指數故所叙次較備至滿洲蒙古設置詳于康熙年以後順治間因革損益則無纂述恭閱世祖章皇帝實錄順治元年十一月設滿洲司業一員助教二員十五年五月陞司業圖爾哈圖爲祭酒以前未見滿洲祭酒也十六年吏部定以太常寺少卿管滿洲祭酒事太常寺寺丞管滿洲司業事是前此未有成例也十七年三月裁國子監蒙古祭酒司業增設滿洲監丞蒙古祭酒司業設于何年又不可考七月以通政司知事白成格户部主事華善俱爲國子監司業是又不專用太常寺官矣國子監志及舊碑滿洲司業有白清額花善名白清額無歷任之年花善則在康熙二十三年亦未可爲據會典職官表二書所載皆今制惟新城王尚書徵引稍備又與此

多有不同嗟乎百餘年來遺文舊事難于稽核如此謹錄所聞以俟博洽之士正定焉

王惕甫曰簡核正以無斷制爲佳

陳碩士曰簡直古雅允推傑作

觀補亭總憲遺墨跋

此律賦二十九篇觀補亭先生作先生爲吾師定圃先生從兄乾隆丁巳同選庶吉士官至左都御史操文衡垂四十年人得其片楮珍逾拱璧此冊皆先生隨意書而端嚴秀勁直逼古人從定圃師稿中檢出者質之同館前輩及余齋中向存先生眞蹟印証絲毫不爽謹重爲裝治當與定圃師遺墨共珍護之

德定圃師遺稿跋

此賦三十首五言詩三十二首七言詩二十一首俱吾師定圃先生庶常時館課也法式善以吾師手書從公子煦齋借留齋中者數年矣煦齋選吉士屢向余索之余重師翰墨愛而生吝且知煦齋藏師遺蹟尚夥鈔其副歸之此冊遂爲余有其事雖弗衷于道獨無如余情之弗舍也至吾師生平持躬好學及立朝梗槩世都知之此不復云

又

律賦三十首定圃師作而他手書之者師平生墨蹟在人間者絕少余既得而藏之矣此冊雖非真筆獨其賦皆師少年揣摩之作且經自爲批抹留置几上時時展玩以見吾師生平好學應時改定之雅云

王惕甫曰碎金屑玉無不可觀

秦小峴曰此雖小文具見精潔

陳碩士曰筆力淸勁而宕往

孫文簡古像贊跋

余旣恭閱

南薰殿藏像而記之矣偶檢明孫文簡瀼溪草堂稿有古像贊一卷與余聚所借樵夢禪居士家藏本畧合惟余册內益以明代人爲數較多文簡贊中若宋之寇公準王公旦晏公殊韓公琦劉公敞程公珦呂公希哲朱公韋李公愿中饒公仲元等則又余册所闕者輾轉傳寫遺誤遂多因取

南薰殿藏歷代帝王聖賢像册詳核之三本各有不同溯其源則一而已當是宋南渡後畫院所製元明人增損之

耳若夫鑒別之眞議論之確則文簡集古像序古像贊小引二文足資學士覽觀焉余不贅

汪瑟菴曰有關考證之文愈瑣細愈佳

翁覃溪先生臨文待詔書跋

覃溪先生書不名一家楷法以摹虞永興爲最行書出於元章山谷之間八分得古鐘鼎欵識暨漢碑不傳之秘以質勁稱之猶其淺也此冊先生自跋謂臨文待詔書則於近代書家又未嘗不事涉獵先生短視一切皆需眼鏡惟作書則去之且能作蠅頭細楷嘗爲人書蘭亭序紙不盈寸而筆畫鋒芒備極其致眞絕藝也余親見先生爲桂未谷題明人扇面字極小移几案於窻下就日光書之人方以爲苦先生恢恢然弗以爲難數年前余詣藝蘇齋有客

持方正學草稿墨蹟來觀尚未展視先生曰余亦藏一卷請以娛客客展視愕然與所持來卷絲毫不爽其間鈎抹塗乙無一不肖葢三年前先生曾借此卷重摹一過也其規橅古人遺蹟神似皆類此先生今年六十有八朝夕課程一如髫齔時余於並世士大夫中所見讀書好古無片時自暇者先生一人而已

王惕甫曰其言質而信

陳碩士曰雅潔

韓所贍藏祝枝山詩文手藳冊䟦

希哲以書名子畏以畫名世皆以任誕目之子畏詩筆淺率老益頽唐宜來王元美之極詆至于希哲詩文頗華玉謂其吐辭命意逈絕俗人朱竹垞謂其詩置之歎歎集中

正自難辨觀此冊所載詩文多其老年之作褊急誠不免而含毫矜重不蹈窠臼足以自立矣余齋藏懷星堂集無祝氏文畧朱氏所稱金縷醉紅窺簾暢哉擲果拂絃玉期等集更不可問或此冊所錄雜出其中耶異日當搜全書詳校之

陳碩士曰潔

蔣湘帆臨西涯詩帖跋

余居近西涯因得考西涯舊蹟旁搜諸家撰述故事覩至畏吾村訪其墓址記之以文繼于蘇齋獲覩石田翁移竹圖眞本又得文待詔西涯圖摹本及烏程閔氏所藏像庶幾慰尚友之心矣此冊七律四章懷麓堂集所未載者蔣湘帆衡以油紙影摹神氣逼肖猶可彷彿西涯罷相後老

而不衰光景仁和湯西厓侍郎跋語及次韻詩乃湘帆門
下士所摹筆迹酷肖湘帆孫和出都持以贈余楮墨雖敗
神彩尚存亟爲潢治之裝成適覃溪先生得西涯私印手
摹見示遂倩吳南薌文徵重刻諸石鈐綴詩尾以誌一時
佳話時嘉慶五年春三月

孫淵如曰讀此可以見古人所謂文字因緣類非偶然筆意亦

極清老

陳碩士曰雅

汪雲壑江秋史程蘭翹遺墨合冊跋

科目最榮於近代明放進士榜一甲三人曰狀元曰榜眼
曰探花名卿碩輔往往出其中
本朝因之得人尤著余以乾隆四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

士是科狀元秀水汪如洋榜眼儀徵江德量探花歙縣程昌期江長余一年程年與余同汪則少余三年方其在館教習俱二十許人意氣隆隆以道藝相期許謂功業可立就也不數年汪程二君直　尚書房既而典試四方江君改官御史皆有職事賞奇析疑減于疇曩矣然聚必謀竟夕懽或聯牀達旦談娓娓不休癸丑冬江君以憂歸兩月而訃音至越歲汪君卒於京師程君視學山左之任十三日遽亡吁可怪也三君性皆溫粹學問各有所長使永其年必克樹立於時乃造物者若或忌之而不使盡其用其於生才之意爲何如也汪君喜爲詩歌蹊徑近王介甫沒後刻葆冲書屋詩成邸所訂也嗜飲酒視學滇南歸橐蕭然江君工篆隸收藏金石文字名人書畫最夥畫得宋

人法治數術試極驗程君通經博古然不輕著筆試體文字爲一時冠三君在日余得其手蹟殊不置意豈知日月如弦矢三君今俱作古人矣則其遺篇僅在者不逾可寶貴耶因撿詩龕所賸箋札就其可存者合爲一冊命工裝治幅旁多留餘紙冀與識三君者各爲著墨于上汪字潤民號雲壑以修撰終江字成嘉號秋史終于御史程字佳評號蘭翹一號濂村官至侍講學士

王惕甫曰僕久客邗江屢見秋史舊藏其所著古泉錄爲一士所持古泉已賣去大半猶索價四百金僕不能買但勸其人刻行泉錄未知成不成也

洪稚存曰余與三先生皆極契讀此增人琴之感矣

陳碩士曰風韻脩然讀之使人增重朋友之誼

江秋史臨張遷碑跋

右同年江秋史臨張遷碑筆法醇古深得漢人遺意碑今在東平州學明倫堂遷官蕩陰令非孝武時張騫也余前題詩時遷誤作騫耳碑中爰既且于君五字顧寧人謂既且是暨之誤執此疑碑出摹刻翁覃溪先生兩漢金石記辨之甚詳且經親歷碑所拓數紙以藏弆云在江寧時汪容甫持舊本來謂今碑是重刻以今本對之實一石相傳此碑明代始出土故宋元諸公皆未著錄因琢堂修撰未見此碑又以騫字誤書跋中有商榷語故并識之

蕭玉亭師館課詩遺墨跋

此冊五言試體詩四十首為吾庚子會試房師蕭玉亭先生手書先生合肥人乾隆己丑進士選詞林官編修十二

年改御史差通州坐糧廳監督旋擢禮科給事中丁内艱歸憂傷病卒士論惜焉先生性豪爽篤于交誼金錢隨手散去厨中告無旦夕糧不計也詩文多不存稿散佚者甚多此帙詩雖臺閣體而骨韻峻潔翛然出塵書法信筆塗抹具有蕭閒雅澹之致時雨初晴摩挲竟日如對吾師于瀛洲清秘閣也

秦小峴曰修潔

羅兩峯畫瀛洲亭圖跋

壬寅四月余再掌春坊重攝辦事翰林因於瀛洲亭側廣植花木時雨既霑綠陰蔽天玉堂長晝邀同志數人消夏魏春松成憲陸杉石元鉉李石農鑾宣俱以未與詞館之選不至至者羅山人兩峯聘姚春漪思勤兩峯坐清秘堂

舒紙揮毫立成此圖併依余詩韻和之春潞別爲七律四首魏陸李繼皆有作閱今七年魏陸李前後官於外春潞下世惟雨峯潦倒長安猶得與余說詩讀畫是可慨也夫是可誌也夫

秦小峴曰簡峻

西涯圖跋

攷長安客話李文正公東陽賜第在灰廠小巷李閣老衚衕而帝京景物畧則謂久析爲民居嘉靖乙酉厤城耿公定向首議贖還爲公建祠南昌彭尚書又謂李閣老衚衕乃李文達公賢賜第尚書學問淹博于京圻遺聞故蹟尤攷據精覈其言或不誣雪後望西涯一帶寒色歸展斯卷漫記于此

陳碩士曰清雅可誦

移居圖跋

嘉慶四年秋八月余自楊柳灣移家鐘鼓樓街朱素人居士爲作移居圖意思蕭散筆墨生動余甚愛之葢余于友朋文字外一切了無所繫故知余者多以詩若畫見貽自移居後遠近以詩龕圖寄余者又得十餘家其格韻弗一大率有書卷之氣得昔人遺意足資娛玩者爰附移居圖後裝聯成卷以得畫之先後爲次于以見詩隨時而增龕隨地而在而余之樂固無日無之也夫余于海内名山大川雖未獲一至然而煙嵐之變幻凋壑之紆迴新月在林朝雲出岫固已逞態極妍于几案閒夫誰復能禁余之卧遊也哉

王愓甫曰達人曠度俱見於此

陳碩士曰雅

潘梧莊臨鄭千里氣槩圖跋

余於何硯農民部方雪齋案頭見鄭千里所畫氣槩圖十幀神情生動紙墨完好借歸展玩連日適荆溪潘子大琨留宿詩龕篝燈調粉墨乘興為之摹成明星猶在天也蒼勁稍遜而娟秀過之因錄題記于後以符原製

陳碩士曰潔

楊蓉裳曰俊逸似唐人小品

紀曉嵐尚書藏順治十八年縉紳跋

余曩輯清秘述聞得順治壬辰乙未戊戌三科會試齒錄于曲阜顏氏敘次款式與今通行本異卷後有雕板于京

師正陽門外西河沿浙江洪氏書坊印記儼然南宋建之勤有堂杭之陳解元書鋪也三册中具載新城王氏兄弟姓名西樵登壬辰科會試榜

殿試則在乙未漁洋登乙未科會試榜

殿試則在戊戌曾見叠出于三册中余以無心得之故甚珍秘適河間紀大宗伯出順治十八年縉紳一函屬跋刻手與前書同印記亦同時西樵爲國子助教漁洋爲揚州推官矣前輩風流宛然在目且其時大學士有九學士有二十四會署

殿閣院名列内閣之後武進士選侍衛有大教習教之如遏必隆鰲拜皆兼此官者也各省督撫莅都察院當時規制如此事隔百餘年至有不能舉其顛末者不有此書何

以徵信宜宗伯之拳拳于此也淸秘述聞闕表字者考此書得增十七人因牽連書之以誌欣幸

王惕甫曰近事却成異聞此自古所以貴掌故之士也

孫淵如曰此有關掌故之文筆力明畫入古

新城陳孝廉遺墨跋

余一日偕墨莊蓉裳過書肆見黎川陳果堂先生選刻林穆堂遺文鬻歸展讀前有山木居士敘乃悉果堂表章潛德好善樂施殆其天性適碩士編修貽山木居士集並奉其從兄孝廉吉冠石刻遺墨屬跋孝廉果堂先生子窮經稽古隸法擅精一時抱志以歿族黨惜之果堂先生彙其所書鐫石以傳先生非私于其子者即編修亦非私于其兄者蓋其翰墨實有不可磨滅者存雖他人猶愛而重之

況爲其親者乎此亦人情之不容已者也余有藏書癖陳氏家秘笈最夥方將次第購求樂爲識其後云

孫淵如曰風神溢出

觀文恭公詩跋

余于盤山天成寺僧寮見文恭此詩詩字俱妙借歸展玩適涂瀹莊農部過訪因用顏書麻姑碑法印摹一通神氣逼肖見者幾不能別其爲臨本公原稾仍付寺僧寶藏䒥莊觀察索文恭書甚殷即以此爲贈不能接右軍見褚河南差足慰矣

介景庵先生詩箋跋

余奉校八旗詩得盡窺景庵先生全集而其書法雄駿尤爲世寶重余僅藏箋頭七律一章什襲四十年矣一旦歸

諸蓉莊觀察物得其所不必私之爲己有焉爾

鄂剛烈遺墨跋

剛烈遺墨散在人間者甚夥余於西山蒼雪庵見公手蹟謀勒諸石未果也後令子五峰侍郎持公遺藁見貽余既鈔其詩入選復裝爲兩巨軸珍藏之所餘殘楮雖塗改過半而筆勢飛動英爽之氣逼人眞可寶也蓉莊觀察欲壽貞珉爲檢楮墨完整者界之庶足以傳公之眞焉

英文肅西郭草堂雜咏詩跋

文肅公教習庶常時余充提調官日侍左右公一詩成同館競傳觀之惜未得其手蹟也余奉校八旗詩公曾孫思齋農部以全集付余并得窺其遺墨蓉莊觀察嗜公書一如余之嗜公詩欲摹數行上石思齋因以西郭雜詩十章

借與鈎摹筆意蒼勁殆其老年作尤不易得蓉莊之孜孜求公書與思齋之慨然以公書示人余兩賢之

孫淵如曰皆似蘇黄小品

明李文正公年譜跋

余編涯翁年譜葉初就適唐陶山州牧阜觴來都攜之去釐爲五卷屬王愓甫學博刻于揚州愓甫方修鹽法志命其門下士校刊訖事輙寄板來其閒脫畧錯誤固所不免葉雲素見之以爲宜重刊適余續編二卷成因合前五卷開雕于京師其義例則謝薌泉覈正之剞劂楮墨之費出于李載園方春之伊墨卿張雨舟陶怡雲何蘭士周閬泉王芷塘金載園趙象庵雕工既竣因並書之以誌此書之成非易易云

古夫于亭雜錄鈔本跋

古夫于亭雜錄五卷爲帶經堂三十六種所未載朱泇坡同年覓此三十年不可得若饑渴然屬余借秘閣本鈔之楮墨之費委諸乃弟野雲山人山人集鈔手六七人于瀛洲西水小閣閒閱十日始蕆事此書在市肆不值百錢今乃勞苦而成之也若此敝帚千金古今同慨因爲筆而記之著泇坡好古之雅且以諗後之嗜奇書者

德文莊公墨蹟跋

此吾師文莊公遺墨而煦齋侍郎所綴輯成卷者彙數十年所書筆法前後不無稍異要皆吾師手蹟故足寶也憶善自庚子禮闈受知嗣後時時過從獎借獨至一日指煦齋曰若性甚慧特倔强而于汝則甚傾心幸相與砥礪之

課程規畫一惟汝所設施吾老矣不欲聞也善遂退而與
煦齋盤桓越明年更爲延名師煦齋學益進師每顧而樂
之曰操何術遽躋此蓋煦齋至是十五齡矣未嘗跬步獨
行又性不喜與外人儕伍然際風日佳淑每促余偕遊而
曰春風沂水非學也耶一日詣豐臺芍藥盛開倡和成卷
師一一點定輒用余韻賦詩二章今載在樂賢堂集詩草乃
畀余余亦裝潢爲册當與此卷並傳蓋師弟之間不啻骨
肉焉而余與煦齋交誼之篤實由於此今師歸道山十餘
年煦齋克紹先業遷一官必曰此吾先公之所留也得一
士必曰此吾先公之所誨也而行或有所歉言或有所越
人皆喜進而規之則又必涕泣謝過曰吾愧先公多多矣
嗚呼孝子之用心深摯誠不可及也展閱斯卷有若音容

色笑在焉者因綴數語於後以誌生平感愧

王惕甫曰德人之言也

曹文恪公詩草跋

右古今體詩一百二十有九首吾師曹文恪公庚寅年典試江南往還所作也公以書名于世其詩文浩博藏諸篋笥蓋甚夥公既歿越己酉夏家不戒於火手稿百餘卷皆焚燬此卷爲海豐吳氏購自書肆轉贈雲浦太常者詩草屢經點定故塗乙勾抹過半而心氣和平立言忠厚不得僅以詩人之詩目之憶庚子牓後善赴 午門謝

恩公亟告曰塡草榜時汝硃墨卷忽不見幾欲易之余以詩中有花氣養和風句愛弗忍置堅持不可至二更始從帳棚上尋得喜出望外余固汝知己也其後每於朝會卿

尹雜坐時指善告曰此余門生中詩人也其以詩受知於公者如此今讀遺墨不覺涕泗之交頤矣爰鈔副什襲以藏敬跋數語於卷尾以誌弗諼云

汪瑟菴曰由中之言親切有味

鄭千里揭鉢圖跋

右揭鉢圖欵署鄭重考重字千里歙人流寓金陵好樓居日事香茗善寫佛像必齋沐而後舉筆余嘗見其乞丐圖曾倩荆溪潘大鯢摹之此卷都秀中饒堅凝之致所謂是一是二即色即空者乎白描法自以龍眠山人爲極吾見史館蕭雲從離騷圖深得龍眠三昧至門應兆所補則形具而神離矣近代倣此者甚夥鑒藏家當辨之于分寸毫釐間也

書

與邵二雲前輩論史事書

尊齋飫領教言積疑頓釋比在館中勘校諸功臣傳稿幷付到諸冊籍其中舛訛遺闕尚復不少良由外省之咨報非一時中秘之前後纂修其人非一手加以歲月之久疑誤相仍莫能指正伏惟閣下以綱羅一代之才識卓而文茂職掌所存自宜及時釐定以爲惇史謹就管窺所及條列其事願先生亮察而審正之傳中有從逆之臣誤行載入者如貴州巡撫曹申吉叛降吳三桂詳見

實錄及平定三藩方畧今功臣傳有曹申吉傳言其殉難而甘文焜傳仍言申吉從逆則兩傳自相牴牾矣有殉難大員未經載入者如辰常道劉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左

江道周永緒平樂知府尹明廷殉難年月及
贈官祭葬俱詳載
實錄紅本及一統志而傳則未載其餘殉難之文武員弁
見
實錄紅本而不立傳者甚多有殉節于前明而誤入
國朝忠臣者如雲南殉難之楊憲張景仲等俱死于土司
沙定洲之難其時明唐王桂王相繼稱號雲南未入版圖
楊憲等爲明殉節而傳中誤以爲順治二年三年事應一
體歸入勝朝殉節諸臣錄有年月舛誤者如廣西巡按御
史王荃可殉節在順治九年詳載
實錄及一統志而傳中誤作康熙年間殉難有姓名舛誤
者如江南撫標遊擊成國梃詳見

實錄紅本而傳中誤作廷梃其餘官爵贈廕舛誤遺漏者不可勝指若此者或刪或增或改正俱宜歸于畫一茲第就所已考得者言之俟更有所得即錄呈採擇餘不宣

趙味辛曰此篇有功國史不少

洪稚存曰篆修官書牴牾訛謬從古而然安得盡條摘而改正之讀此爲之三嘆

陳碩士曰詳確

與徐尚之論文書

神交足下十五年矣思一握手不可得昨晤味辛知足下傾倒于僕者甚至曾蒙過訪迷路而歸又迫于程限匆匆出都是僕與足下何竟無一見之緣耶雖然吾兩人不見以跡而如見者以心心者何文章而已矣余獨怪今之爲

文致飾于外如優俳登場衣冠笑貌進退俯仰一一曲肖旁觀者未嘗不感憤激昂欲歌欲泣迨夫境過情遷渺不知其為何事猶自矜絕伎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名譽炫流俗也嗚呼僞亦甚矣古之為文則不然不勦說不雷同寧為一時訾議必使後世可傳理得而心安如是而已足下今之古人也抱經世之才屢困場屋雖久歷仕塗而汲汲以文章為性命其蒙陋如僕者尚不廢延訪可謂好之篤而求之殷者矣由此推之本實心行實政民生必受其裨益士類必歸其陶冶力之所及者而情至焉即力之所不及者而情亦至焉豈特文章云爾哉中州賢宰能文如粤東趙君閩中鄭君皆與僕相見以心者近皆讀其全文矣而足下之文僅得之于傳誦尚望寄示一編晨夕披覽

則吾兩人不相見如見矣足下以為然乎

陳碩士曰尺幅中藏無數轉折其簡峭矯變逼真介甫之文

復賈素齋論交書

兩接手翰詞意諄篤惟推許過重俾僕忸怩不安者累日士伏處草廬自期者厚固嘗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憾矣然又必求其人之實足以式當時而垂奕世者出一言以相許騭乃足以自考其得失而藉以自信僕賦性迂拙久為世俗訕誚且所知足下者亦秪在語言文字之末節然而由足下所言知已得君子為難及忠愛一本至誠諸語觀之不獨怦怦然有感于予心且彌以知足下之用心矣足下才智過人由其所學而益精極其詣固必有可以自信者世俗之毀譽榮辱誠不足與較也吾願與足下交勉于

是道焉不宣

陳碩士曰簡而足是真能簡矣

復王觳塍進士論仕書

汪明經抵京奉手書併和詩纏綿往復如相接對古之爲學非以謀仕然而從仕而優未有不資于學者若足下可謂讀書求道不務虛聲者矣夫造物之生才也不數既生有用之才矣則所以愛惜而培護之者無所不至然其勢常緩往往有遲至數十年以後者惟深識之士乃能徘徊審顧于其間有以承天意以自决其去就而不疑足下通藉二十三年矣抱用世之志懷經世之才而乃匿跡海濱寄身物表抑然自下與古爲徒者何哉葢足下所見者大所志者遠耳以一人治天下則不足以一人治一鄉則有餘

治一鄉而能使一鄉之人皆成其才以待天下之用則我之所及者雖止于鄉也而其才已及乎天下然則我之所以處乎有餘之地者正所以使天下處乎有餘之地也古君子守先待後之學其道不外乎此此之謂能承天之意而自決其去就者以足下之才甚高而志乎古故以此說進知足下之有以善承乎天也

王惕甫曰恢然有識之言沛然莫禦之文

陳碩士曰每題必有窈然之思淵然之色此是半山勝處

書後

西魏書書後

魏收作魏書世多薄之然微獨後世之人云爾當孝昭皇建中命更加審覈武成復敕更易刊正是齊之君臣亦不

以收爲是矣隋文帝命魏澹重纂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義例簡要司馬温公朱文公作史因之惜其書不傳張大素後魏書裴安時元魏書又皆不傳考古者傷之南康謝綸山先生作西魏書可謂有志于古者矣正收之謬删補北史之蕪漏而義例一仿澹書其曰西魏書者蓋因收書之失在孝武遷關中以後兹依太平御覽特著之曰孝武帝曰文帝曰廢帝曰恭帝而系之以紀列傳則以宇文泰標首清河王世子善見並爲立傳皆卓識也若夫典章名物辨核詳確足以饜學古者之心是又其餘事矣

洪稚存曰似南宋人文字

南宋書書後

宋史卷帙過多讀者每苦于繙檢嘗考元臣奉敕修是書

實以宋史藁本爲據宋人重道學述東都事較詳建炎以後畧焉理度兩朝尤寥寂明嘉善錢公士升撰南宋書六十八卷席孝廉世昌刊行葢就原書增刪之者也夫宋史之複沓繁重人皆知之而其闕畧有待于綴輯者世或忽焉錢公此書殆鑒于此而爲之者與第其所汰不過分合移置而其所補亦不出斷簡殘編葢別裁史家所最重而遺書舊籍搜討爲大難也柯維騏宋史新編雖義例多乖而糾謬補遺亦復不少李心傳繫年要錄元代修宋史時書已亡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散篇裒輯成編尚得二百卷皆可採擇已聞錢公脫藁世無刊本王述菴侍郎家塾鈔存之侍郎博聞廣見于此書必別有述論惜席孝廉刊刻時未及附載一語侍郎老矣纘續之勤不能不有望于

孝廉也

洪稚存曰簡而明風格極古

王惕甫曰述菴侍郎之歿僕往弔其家門牆蕭颯有詩紀事今其遺宅入官藏帙恐不免散亡唯王芥子文集僕嘗鈔取其副其餘秘笈殆難考索即已刊之版本恐亦未能保守奈何奈何其鄉人無好事者而僕又無力浩歎而已

元史類編書後

余嘗病元史蹐駁冗漏聞錢辛楣少詹事熟習元一代掌故所著二十二史攷異中元史爲最精惜未之購也休寧凌進士廷堪肄業太學時亦留心元史因革損益言之了了然未見其成書十年前席孝廉世昌自松江寄書至謀補梓顧俠君元詩癸集并述搜羅元詩極富乞余購元人別

集數種余皆鈔而寄之固知其于元史足相發明矣逾年果有元史類編之刻類編者康熙年間仁和邵詹事遠平所輯較之元史徵引華贍抉擇精詳增補確當可謂良史矣惟是詹事敘錄中猶自以賢相如和禮霍孫元勲如赤老温皆未立傳后妃傳僅存梗概聞見無徵致憾焉則其所待于訂正考覈者知不少也蓋舊籍散亡甚矣欲有以蒐羅而重輯之非好學深思之士莫與任其責也方今秘閣藏書盛于往代元人記錄別集多可據依有能博加採擇就詹事原書而擴充之俾不紊不遺者乎則蕭常郝經之續後漢書豈足多哉少詹事之書吾他日終當購得之然學問之事非一人所能盡余以之勵孝廉且幷以屬凌君也

陳碩士曰一唱三歎絕世風神

西涯墓記書後

新城王文簡公擬西涯樂府手蹟今藏翁覃溪先生齋中于西涯相業殊有所不滿者及觀居易錄載金檢討德嘉所致書以文正墓爲言而以表章之責屬于公池北偶談及畿輔人物志復于公墓言之甚詳然則新城于公之風烈固有輾轉不能忘者矣夫文正之所爲極難耳推文正之心惟期其事之有濟初不求諒于後世之人然後人論之者固宜核其實以攷其心如文簡之賢豈樂爲刻覈之論者而乃沿王李之餘論不一細核其生平甚矣知人論世之難也余既著西涯論而復著此說於墓記之後俾後之讀新城之書者知所折衷焉

洪稚存曰震川於張貞女事傳之記之又於友人書中娓娓及之不一而足蓋君子之用心惟恐不及如是先生亦然

雙節堂贈言集書後

孝庸行也人子一身之愛敬不求人知而其親之善則不可不使人知求人知乃所以爲孝余數十年前聞汪氏二節母事深歎其處境甚難而終自成其節以爲賢母之所爲有足媿乎士大夫之厲節槪者也顧恨未識汪君然觀其所求得贈言之文至多知汪君之欲顯揚其親之意爲已勤矣夫欲顯揚其親者不徒著之當世而已固期傳之後世也傳後世者必藉乎文聚海內之爲文者而皆使執筆以紀事雖不必其皆可傳而有可傳者在焉則文傳而人遂傳矣此汪君所以勤求贈文至于今而猶不怠與汪

君之子繼培介其鄉人王穀塍進士來索余文余乃書其後如此雖甚媿其文之未工然期以副乎孝子傳其親之意則不敢不勉也

王惕甫曰此題已無可著筆海內前後數十年操觚者無所不在唯僕未及耳

洪稚存曰翻空立論是文家自占身分法亦是熟題避熟就生法其文境則在六一半山之間

臧和貴行狀書後 即孝節錄

儀徵阮中丞撰經籍纂詁一百一十六卷成郵寄余此書得古聖賢用心所在足以裨益後學總校者為武進臧鏞堂在東與其弟禮堂和貴既歎其人不可及又思與之交以盡覩其著作而不可得去年八月杪在大興朱相國座

上見秋試文縱横列几上一卷古奥茂衍詢爲誰曰臧某
余急叩名適有他客至倉卒而退今年秋蔡司業詣余言
有臧生名庸者慕子久且知子許其文欲爲亡弟乞傳記
始知庸即鏞堂在東而其亡弟即禮堂和貴也翌日在東
奉孝節録至款款懇懇甫握手若素識者余初焉慰繼焉
感終焉傷不知泣涕之何從也嗟乎世無孔子有顔閔其
行者不召不至不問不言人且疑之將謂炫世矯俗也弗
笑爲迂則斥爲怪豈知孝者奇行即庸行也節者人之終
事即人之始事也其人固有以異于人人而非異也顧和
貴年三十而歿孔子所謂不幸短命死者非耶孔子又曰
孝哉閔子騫覩於和貴父母之言朱相國阮中丞翕然同
聲遠近不異其辭則和貴可知也吾不得見和貴而得交

在東吾不得讀和貴文而得讀在東狀和貴文如獲交和貴也然則在東固獨行傳中人余向所知於阮中丞朱相國者僅以經生許在東亦淺之乎視在東矣

吳山尊曰文正哀辭最是晚年傑作公此文亦婉摯如永叔臧生得此二文不死矣

成雪田尺牘書後

往昔於慈因寺方丈晤雪田孝廉衣敝衣狀甚艱苦而清談妙論一座傾倒又一日在極樂寺勺亭看霜葉有臞仙將軍者袖詩來就余論定後數數會於寺中二人者余皆愛之重之然未嘗往來其家也踰二十年爲治亭尚書綜核八旗詩二君皆歿遺稿爲余得披檢數過存詩若干首可以慰故人於地下矣臞仙手札余得一冊於素菊主人

而雪田遺跡則無有此卷雪田自書其詩皆爲臞仙作粗服亂頭具有逸趣想見二人交情風尚聞雪田老年貧病益甚仰生活於臞仙卷中感恩知己三致意焉惟余所閱臞仙詩稿經雪田評者推許未免過當新城之於商邱前輩已有行之者篤友誼者固應如是此卷蓮峰居士珍秘備至并以此義質之

吳山尊曰一則世外之文磊落可喜

例言

槐廳載筆例言

余官學士時嘗考順治乙酉以來鄉會試考官名字爵里及試士題目并學院學道題名甄錄之爲清秘述聞十六卷其後以官祭酒聚生徒講業暇聞益廣復博採科名掌

故見于官書及各家著錄足資考據者倣朱檢討日下舊聞之例釐而錄之爲二十卷命之曰槐廳載筆槐廳者國子監廨舍祭酒視事處古槐植自元時以許魯齋得名自有科目因革損益隨時而異要其著令皆爲典常錄規制爲第一

右文之世科第最隆殊眷異寵錫之自上錄恩榮爲第二

黃金滿籯不如一經青箱世傳有同治譜錄盛事爲第三

守眞樸璞特達爲難物色風塵薦剡破格錄知遇爲第四

昭代取材粲然大備鴻詞經學

召試朝考散館大考教習庶常科目之盛藝專道尊典實詳備錄掌故爲第五

搢紳先生敘述生平得諸閱歷言之親切錄紀實爲第六

奇蹤詭跡駭俗警衆砭愚牖頑自所不廢錄述異爲第七
儉壬姦慝
聖世必誅爰書所麗義在彰癉錄鑒戒爲第八
惠迪從逆吉凶因之萌于朕兆問之大人錄夢兆爲第九
廉聲德望蔚著當時文箴采馳道路傳播錄品藻爲第十
倚伏迭乘去來皆驗理不足據事有果然錄因果爲第十一
一
臚傳感遇典試紀
恩拜手颺言于斯爲盛錄詠歌爲第十二
凡所徵引具有成編都非臆造斷章取義葑菲不遺弗以
全書遂湮隻句軼聞逸事求備取盈而已
楊蓉裳曰原本班書敘述之例而變其韻語尤覺簡茂樸重

梧門詩話例言

詩話之作濫觴于鍾嶸盛于北宋雖其書不過說鈴談屑之流而詞苑菁英騷壇遺佚賴以傳流則與小説家言異夫騁懷娛目寄託各殊換骨奪胎體裁亦別作者不能自言一經摘發耳目頓新有功於詩道不小也余束髮受書留心韻語通籍以來每遇宗工哲匠以若四方能言之士有所著詠必爲之推尋其體格窮極其旨趣而後已數十年間師友投贈朋舊談説鈔存篋笥者頗夥非敢作韻語陽秋聊使所見所聞弗遽與煙雲變滅云爾讀書論古要當別有會心乃不爲前人眼光罩定是編或紀其人或紀其事皆與詩相發明間出數語評隲亦第就一時領悟所到隨筆書之未必精當要無苛論亦不阿好則竊所自信

焉

國朝教澤涵濡詩學之隆超軼前古百數十年來名人志士項背相望如北王南朱南施北宋及六家十子之類卷帙繁富天地長留即今作者遞變指歸不一而是編則第錄康熙五十六年以後之人其勝朝遺民開國碩彥已見于昔賢著錄者概不重出以免沓複之嫌

國朝前輩如王漁洋朱竹垞皆著有詩話宏奬風流網羅殊富然於邊省詩人採錄較少近日袁簡齋太史著隨園詩話雖蒐玫極博而地限南北終亦未能賅備余近年從北中故家大族尋求于残觚破篋中者率皆吉光片羽故是編於邊省人所錄較寬亦以見

景運熙隆人才之日盛有如此也

詩話雖屬論詩然與選詩有別余於先輩名集雖甚心折無所辨証概從割愛至於寒畯遺才聲聞不彰孤芳自賞零珠碎璧偶布人間若不亟爲錄存則聲沈響絕幾于飄風好音之過耳矣故所錄特夥

大史采詩所以觀風學者誦詩亦以論世是編於諸家不過品題風格攷証遺文而已如彥周詩話半雜神怪之說中山詩話多錄嘲謔之詞皆所弗取

詩人寄興或一題而數首或一韻而千言原非可以斷章論之者是編僅效窺豹之心未免斷鶴之誚短章佚句不無摘錄至鉅製長篇則歸之詩龕聲聞集朋舊及見錄二書體例既定無憾于愁遺也

秦小峴曰詳慎有體裁

存素堂文集卷三

存素堂文集卷四

傳

法式善著

張逸菴傳

先生諱邦緯號逸菴四川漢州人明洪武間有以衛指揮從軍定蜀者遂家隆昌入
國朝曾祖應星復自隆昌徙漢州遂占籍焉應星子奇唐奇唐子倓倓生五子先生其長也先生性醇厚少讀書以父病廢學又以諸弟幼獨任其家事析産取其舊者以是見稱宗黨間已而諸弟相繼歿獨季弟存撫諸弟子如己子焉善醫理有請輒往不索其酬酬者亦弗却輒市藥以濟貧者時以敬讓訓里中子弟過其門者必整衣冠而後

行否則不敢見也嘗攜其夜行途中有請代者視之不識也詰之則曰吾數年前以貧故失行爲偷入君室君不怒而教之改行感君德無以報故願代勞其爲鄉人所敬信如此先生病里中人日往問之既卒皆哭失聲配李孺人鹽亭人邦杰女漢州訓導春芳孫女也孺人佐先生治家有法聾兒自塾歸聞屐聲輕重知其書生熟試之果然曰氣輕則心粗心粗則屐重吾以是知之有女許嫁而壻甚貧贅之于家授田以周其翁姑誡其女善事之于懷泗知懷來縣迎養孺人曰吾繼姑在堂安敢離卒不往蓋先生之母趙孺人前歿繼母呂年九十四矣以孺人之婦順又可以知先生內行也先生與孺人皆雍正己酉生先生以乾隆丁未四月卒孺人卒于乾隆乙卯八月今卜葬于綿州

之五根松皆以子懷泗官封贈如制子三長懷泗知直隸懷來順義等縣權宛平縣事次懷溥廩生次懷浩縣學生女二孫六女孫五曾孫三

論曰余與懷泗爲同年舉人而未嘗得拜見先生及懷泗居母憂乃以先生事狀丐予爲傳聞諸故老明季蜀亂遭慘屠張氏以世德有神導之避梓潼者一門皆免其言頗不經然惠迪之吉天之所以報善人也如先生之醇德其爲神所佑固亦事之所宜有者哉

洪稚存曰簡澹整潔兼有遠神的真震川摹六一文字

陳碩士曰筆意近北宋人

張新塘傳

先生諱爲鈞字秉衡號新塘湖南安鄉人祖明誠父達世

以隱德著先生幼頴悟讀書日可萬言母彭孺人蚤世祖母金太孺人延名師課讀時家中落往往鬻服飾以供修脯先生下帷攻苦以淹博受知督學阮公乾隆十五年舉于鄉十八年授廣西那地州州判遷福建長樂令地瀕海俗悍先生恩信在民不尚刑法邑民陳忠者以其子逃亡訟後從眢井得其尸傷殆遍莫知所致先生牒於神齋宿祠下翼日有陳秀入祠禱疑而訊之不刑而獄定一時驚爲神海盜陳七弩三等肆掠海濱積莫能制先生匹馬挾弓矢命健卒數人徒步隨之獲弩三以下十七人上官重先生能將薦于朝先生力辭其天性恬退如此值歲饑民乞借倉穀先生請於上官未獲命逕發粟萬餘石與之上官怒欲加之罪民爭奔走乞留有泣下者乃得免而所借穀

悉還無少缺蓋民之不忍負先生如此乃先生之不忍負
民有以致之也丁父艱歸服闋補江南寶應縣寶應故富
庶先生廉潔如長樂時其所設施民以爲便四十五年改
補教諭先生促裝就道意泊如也未之官卒年六十論者
惜之配金孺人後先生十九年卒持家教子皆有法度子
六仲曰國泰與余同歲進士官山東滕縣知縣能世其家
今奉先生柩旋里敘次先生行事乞余爲傳余不敢以不
文辭因著其概如左

秦小峴曰謹嚴有法詳畧得當

武虛谷傳

君姓武名億字虛谷一字小石自號半石山人河南偃師人
乾隆庚寅歲舉於鄉庚子成進士越十二年選山東博山

知縣官七月而罷君之官博山也縣産煤炭上官咸取給焉民苦挽運又舊不置驛按户納錢買馬以充芻秣之費民則供之君皆裁去民不務農君繪流民圖以感之多有化者奸民與商賈雜居寺觀爲諸不法事君痛懲之俗遂革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門而後具狀請旌又建范泉書院以教士居官數月所欲爲者將次第舉行而忽有杖軍役之事軍役曹君錫杜成德者隷步軍統領衙門假緝捕爲名招結無賴十一人橫行州縣入博山三日不去君悉禽之將治以法役等出牌擲堂上不少屈君撾其脛而數之曰此

朝廷縣堂也本縣奉

朝廷命宰是邑知有

朝廷烏知步軍統領且牌稱到處報縣協捕若來三日矣不吾面何也牌稱二役耳十一人奚自來一一杖之君固以杖營卒酗酒事積忤上官及聞是事慮獲咎於步軍統領又入丞劉某之謗遂劾君濫刑罷官日縣民赴巡撫乞留者數百人上官悔之適入覲令君偕行為謀捐復章佳文成公在朝堂抗聲謂上官曰君劾某令何不明疏其罪顧乃以虛詞陷強項吏耶時步軍統領意未解聞此言愈怒遂以吏議沮格之君既不能復官遂灑歸君少有異稟年十二能文塾師課之經輒舉疑義以相質十七喪父十九喪母哀毀骨立益自勵讀書君父官中外三十年無擔石儲君又不問生計衣食幾不給歲大水伊洛漫溢家室傾圮君自負敗木植泥潦間壅以沙石覆以葭葦穴一隙通

天光傴僂而入不廢吟嘯嘗於風雪中取枯柳供爨手僵斧墮傷足血淫淫溢誦讀自若君身長八尺腰腹十圍狀貌奇傑多膂力嘗擕弟柩南歸方盛夏多雨遇泥淖輒手助推挽足重繭不以爲勞君未第時居京師從朱笥河先生遊及里居聞笥河訃徒步奔其喪嵩縣典史某賢而歿於官貧不能歸解衣資之又嘗假貲息置義田以瘞遺骸在京師某顯官爲君父門下士願一見終不往其天性醇厚而狷介又如此君在笥河門以樸學爲同遊所推服罷官後仍以授徒自給主東昌書院并修魯山郟寶豐三縣志數年始歸其里安陽令趙君希璜與君同受業于笥河者將延君至署訂金石文字而君已病矣嘉慶四年十月廿九日君卒于家時有大臣密疏薦君有

旨下河南撫臣徵君入對而君歿已逾月聞者無不惜之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授堂劄記金石三跋授堂金石續跋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堂詩文集若干卷

論曰余與虛谷爲同年友交相得也君慷慨自期許方在魯山修縣志時楚匪至唐鄧君議於交口鎭設兵扼險于西山諸村塢立保甲以杜賊來計未行而賊果至苟充君之才豈不能有所樹立乃卒爲世棄悲夫雖然棄之於千萬人而取之於一二人其輕重必有能辨之者況垂死而受

聖天子之知遇乎哉

王惕甫曰虛谷平生之言嘗屬我爲文然其身後久斷消息又不得

其行狀故遂逡巡未作久之始獲其子行述極可覯今則石君先生以及孫淵如洪稚存趙渭川及時帆各有論著於虛谷吏治文學蒐具無遺詳畧可以互見而余亦竟自輟筆矣

陳碩士曰傳金石文字韓歐王三家體各不同然歐王固皆從韓出者也韓步一直敘去不立間架王則於其人之有特行者或特提一節敘之於前而後詳誌其生平傳之體雖不同於碑誌然其法未嘗不可通用虛谷生平大節在杖軍役一事茲文用王法敘之最合體製要之王雖從韓出固仍從太史公列傳中來也至其篤生處皆法韓公則又爲介甫所未有

周贊平傳

君氏周諱廷寀字贊平又字子同始祖諱垚宋隆興進士官歙州太守遂家績溪世有隱德父諱思紹以孝友稱治

家嚴肅子三君其叔也天性純摯方數歲時父偶怒長跪請色豫而後起見者呼爲孝子記誦過人而刻苦備至偕兄子宗杭讀書附郭石鏡山中曉歸侍堂上暮抵山寺宿課諸子姪業不稍倦其勤懇如此乾隆三十七年補弟子員四十六年舉優行五十年食餼五十四年膺選拔以憂未與

朝考五十八年補試肄業太學五十九年考取八旗教習嘉慶三年中京兆試四年會試薦而未售教習滿引見以知縣用揀發廣東署龍川令逾年而卒君爲諸生以正自守有以非禮相干者君正言勸止之而于鄉鄰之告貸則不問其虛實務有以滿其意故績溪人咸謂君爲誠篤長者及肄業太學教習守其道而不變太學人所以稱

之者與鄉邦無異迨令龍川也乃奮然敢于任事不尚權術而亦不事姑息嘗曰民亦人也未有民而無心者也我之心如是民之心亦如是緩者緩之急者急之夫何患民與我之不相洽乎乃條目其所欲爲者數十事上之大府總督吉公惠潮道胡公惠州知府伊公皆亟稱之不容口死之日龍川民靡不思慕之者君一以至誠自守而其居官能獲于上下又如此孰謂儒者不可以爲世用乎君生平無戚戚容而於治民事則如疾痛之在其身不欲自寬其責蓋居龍川卒以此致疾而歿可謂能盡其職者矣君所著有韓詩外傳校注十卷西漢儒林傳經表二卷行于世子一宗楝克纘其業

論曰世不患無醇實之士然往往自遷其所守豈世事之

足以易人哉固其誠有未至耳若君之自居鄉以迄爲官始終一出于誠此非人所難能者乎君兄子宗杭寄書告余云君母病割股進病因瘥舉家無知者惟君妻知之君今歿矣妻始出曩時縛股帛幷刀示族黨血迹猶縷縷也嗚呼篤信自守不求人知觀于此彌可以見君之素矣

陳碩士曰文品峻潔而優游平中之氣令人百讀不厭是合六一半山爲一手者

侍衛恒公家傳

宗室侍衛恒斌字絅文隸正白旗

太宗文皇帝四世孫父薩喇善官吉林將軍公少喜讀書明大義慷慨以家國事自任乾隆二十四年以貲授三等侍衛有能聲二十六年父以公事謫伊犂時伊犂甫闢距

京師萬餘里將軍方病卧牀榻公奮然曰古人有身代父役者吾何爲不然遂陳情當事乞代　奏有
詔責其沽名褫職仍
命從父行
上意殊惻然也公竟行晝夜侍父疾至廢寢食父每怒其愚公無幾微怨抵伊犁父疾以瘳將軍廣庭阿公賢之尋
哈薩克新附遣使來朝奉
旨擇賢員伴送公預其選馭陪臣忠信得大體入都
上召對加慰藉仍授三等侍衛留京供職蓋
特恩也公請畢伴送事仍往伊犁侍父
上允之擢二等侍衛三十年烏什回人叛公隨將軍明瑞由伊犁倍道進比至烏什戰屢捷三月朔領兵爲左翼陣

城南山下接戰賊更麕至公奮勇要擊之所向披靡賊懼
隱城壕誘公公怒馬前蹶鏃發壕中不及禦陣亡事聞
上軫悼因宥其父罪還京
賜恤如例廕雲騎尉長子東林襲越三十九年元配淑人
那拉氏疾終以節孝
予旌表東林官　盛京岫巖城守尉次子東明官侍衛東
林子雲奎余子壻也故得考其始末而詳著之藏諸家乘
俾後人有所徵信焉
論曰覩侍衛公上書陳請蓋知有其親而不知有其身者
人之事親履常境而不必竭其力若公侍行萬里外不憚
艱辛歷久而罔懈非精誠者不能及其臨陣捐軀就死如
歸誠於事君與誠於慕親一也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

門吾於侍衛公益信

王惕甫曰此必當爲傳之人文亦精謹有義法

謝薌泉曰卓邁之行得此謹嚴之筆其人益傳

蘇竹嶼傳

君氏蘇名於洛字澗東竹嶼其別字也先世由洪洞遷湯陰父璽以孝義聞其事載中州彰善錄河南通志諸書君生有至性以孝友承其家於書無所不讀尤精治經陳官詹浩朱學士筠目爲北方學者乾隆三十五年舉於鄉閱十年成進士又十年選知縣又七年歿於官方其未仕也以夜坐五言詩受知於竇東皐學使以太公考龍馬負圖賦受知於畢秋帆中丞四方知名之士皆從之游其既仕也宰湖北宣恩縣值六十年湖北苗民逆命施南爲軍營

後路君督運糧餉日夜無寧晷卒無誤嘉慶元年二月來鳳匪民肆虐焚城戕官通宣邑邑故無城又乏兵衛民惶恐思潰君激厲紳士歃血誓衆衆心稍安召募鄉勇於邑邊界險要處設防阨賊賊失利退六月擒獲賊彭萬華等六人于李家河訊知勾結東鄉賊謀相應亟率兵役往勦而賊已在龍馬山焚掠君親冒矢石衝突前軍攻其不備斬獲甚多賊竄班竹園避其鋒不敢出復設計擒賊首李登敖適大兵至賊乃降當其時朝楚暮蜀遠道奔馳戰稍息則枕戈臥甲見之者以爲百戰將軍不知其書生也而君之精力已瘁於此矣大吏上其功

詔以同知用二年春椰坪賊林之華等竄亡奉委守椿木營十月赴糧台積勞成疾卒於差次君宰宣邑七年無濫

刑無留獄殁之日民哭之痛蒙
恩賜白金二百兩治喪柩歸民越境哭送失聲越六年賊
平核功
賜祭葬䘏廕如例所著有涵碧山房詩文集東鄉紀事子
四人長同善乾隆丙午舉人次舉善次宜善次令善入監
讀書來謁余因請爲傳
論曰視君之狀貌言語恂恂長者其爲循吏宜也吾獨異
其躬率弱卒孱民禦悍賊而衛孤城卒能制賊之命而成
偉功與久歷戎行諸上將同膺
懋賞身後復承
恩廕於朝與戰殁疆埸者等何其榮歟

吳山尊曰毛髮生動無剩字可以傳奇士

狀

先妣韓太淑人行狀

太淑人氏韓父諱錦字靜存號野雲其先瀋陽人四世祖某在國初以武功著隸內府正黃旗漢軍靜存公究心閩洛之學少爲東軒高文定公所賞妻以女太淑人高出也生有夙慧五歲喜讀宋五子書十三通經史喜覽古今忠臣烈女事年十九歸先大夫事舅姑備得歡心又能練習家政時方萃族居太夫人經理半年內外秩然乾隆十八年法式善生承先大父命爲府君後彌月就撫於太淑人時年二十餘其後無所出法式善妊七月而生稟質尪羸三月不能啼四歲僅扶牀立一粥也太淑人嘗而哺焉一藥也太淑人嗇而啜焉晝依左右時時摩拊察寒煖夜漏

下猶倚枕聽鼻間呼吸聲燈熒熒然手一編未輟也率以爲常法式善五歲痘疹劇太淑人百法調護廢漿米者三日不寢者二十餘日不釋衣襦者且七閱月如是而僅得生也六歲行不離腹背語尚不辨聲音偃息而已猶未能讀書識字九歲先府君捐館太淑人年三十六號泣欲殉以法式善在決意撫孤而先大父以乾隆十九年罷官家業中落移居西直門外之海淀無力延師太淑人以教讀自任七歲後太淑人教識字誦陶詩其後稍長始知自勉然太淑人條誡甚密一篇不熟則不命食一藝不成則不命寢太淑人亦未嘗食未嘗寢也間謂法式善曰我雖女流側聞大義寧人謂我嚴不博寬厚名誤兒業也迨法式善入庠食餼應試詩文太淑人必手爲評騭辛卯京兆試

報罷太淑人頗勸慰之而諄誨不減曩時中年喜靜坐焚香瀹茗終日垂簾顏其楣曰端靜室自號端靜閒人乾隆三十九年春患肺疾以積勞不起臨逝猶執不孝手曰汝能登第當以名宦自勗否則亦當作一正人嗚呼言猶在耳何日忘之法式善德業不進深以負太淑人教爲懼顧毋一循省太淑人以母而兼父師即史策所載罕有倫匹太淑人之歿而葬也法式善孤賤飾終禮闕如迄今二十二年矣幸以

朝恩叨從大夫後敢忘所自耶太淑人喜爲詩不自收拾稿已無存所記誦者雁字七律三十首詠盆松七言絶句一首耳謹撮生平崖畧濡淚以書敬竢

當代碩儒錫以傳記感且不朽

王惕甫曰家門文字如此作之最得皆至性至情所結撰成之也

秦小峴曰簡質有古人之風

趙味辛曰賢母德範孝子慕思三復此篇可以想見文之神理亦純從六一公得來

洪稚存曰悱惻真摯淚痕滿紙至文也

陳碩士曰至性之文不爲文而文極工

吳山尊曰當吾世述其親者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文

楊簪裳曰至性至文一字一淚直匹瀧岡表墓文柳州似不及也

本生府君逸事狀

公辛巳會試報罷

朝廷方開豫工例有戚友富於貲者勸捐縣令公曰富貴命也吾寧以拙退不以巧進寧以義窮不以利通況縣令

有臨民之責可嘗試乎

公嘗蓄二婢幾十年豐治奩具擇良人嫁之皆處女也天性不飲優人狎客生平未嘗交一語

公晩年法式善奉一衣一食至則必瞿然曰天下衣如吾衣食如吾食者有幾人耶凡一花一竹必親灌溉殘縑古帖手爲潢治洗硯滌筆必躬其事且曰凡事不實歷其境其神氣不屬而趣味不永雖老几榻必自拂拭曰吾適吾性而已

庚子科法式善應禮闈試公曰拈一藝屆期報名應試曰偕女進塲覘吾精力耳試文一揮而就其古雅逈邁時輩及法式善獲儁公曰非吾文不女若也亦非考官不識吾文也吾理足女氣盛耳吾靜養一年終當成進士及辛丑

以微疾不果試

公自司織染局遂移家玉泉山下官閒事簡地當山水之勝嘗駕一小舟從二老隸徜徉湖曲遇寺觀幽僻處輒憩息買蔬果食之乘興招田夫牧豎問耕牧事薄暮踏月影歸就瓦燈下點閱司馬公通鑑往往徹夜不寐

萬壽山有五百羅漢堂公以事詣其處忽有悟竟日無語歸憩茶肆病作因借宿焉伏枕酣寢至二更許呼僕速起燃炬見戶外牆新拭遂捉店中敗筆濡煤汁拉雜書偈語五百章店主大詬厲有識者過之見其詞語超妙且與五百尊者一一按切嘆為神助主人乃烹魚以進自此遠近多求書壁公不應

公精易學嘗謂聖人以易教天下隨時隨地皆可用之生

平澹於進取信易篤耳法式善中甲科入詞館於襁褓中即期許之幼受文字業於嗣母從未延師公告嗣母曰此子必能成立何多費精神吾於卜筮決之矣爲人筮多奇中嵩撫堂先生之歿於數年前言之其後不爽生平不信醫藥及病篤法式善進藥曰命也藥何爲

吳山尊曰似與魏晉人語却字字有實際

陳碩士曰文亦古雅

墓表

例授奉直大夫禮部主事吳君墓表

君諱蔚光字懋甫一字執虛自號竹橋世居休寧系出唐左臺御史少微公後遷環珠村又遷大棐君生於休寧四歲隨父居昭文之迎春巷而吳氏始爲昭文著姓曾祖國

啟祖宏祖考敬俱以君弟熊光貴累贈資政大夫曾祖妣金氏祖妣查氏妣金氏俱累贈夫人君九歲喪母哀毀如成人輒有遺世獨立之槩以父在不敢廢學姿性頴敏漢魏樂府上口不忘十八歲以錢塘商籍補博士弟子員乾隆丙申獻賦天津

欽取二等第五名丁酉舉順天鄉試改昭文籍庚子會試

中式

殿試二甲第七名選翰林院庶吉士纂修

武英分校四庫散館一等第六名改禮部主事是冬以病假歸侍父極生榮死哀之禮教子弟有法度宿疾旋瘳旋作因得退閒林下二十餘載從容言笑而逝年六十一歲其卒以嘉慶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君愛鄂西湖田曠幽欲

搆屋其上而未果故自署湖田外史其子將卜吉于其麓以成先志配邵氏子五人峻基候選府同知愷基邑庠生禄峙國學生候選直隸州同知象嶸廩貢生試用訓導憲潋增廣生孫八人孫女七人君生平抱負甚奇偉視天下事無不可辦及屢摧折于名場而其氣亦稍衰矣顧獨于文讌詩會酣嬉磅礴凌厲傲兀而曰造物阨吾以功名而豐吾以文章不猶愈乎故當其未第時江南北浙東西竹橋詩名已噪甚余既偕君同登第橐筆值詞館君殊以余爲可語時時近暱之越明年君改官去忽忽幾三十年而君死嗚呼可傷也已然君特屢以詩文寄示余余有所作亦郵傳質君今其子不遠千里以行狀來欲得余文以妥君之靈也耶君既淡于仕進而聲色無所累其心惟于佳

山水好子弟則不能須臾釋情而又能嚴辨乎人性之善惡深究夫詩教之正邪上不背古人亦不囿于古人奬其所已至而勉其所未至汲汲焉皇皇焉若不克終日者其誠篤如是葢君之教可以化一鄉可以化一國也而其心則以爲可以化一國則化一國可以化一鄉則化一鄉矣此其意度超越豈可僅以詩人目之也君少與黄景仁仲則高文照東井楊芳燦蓉裳汪端光劒潭齊名仲則東井死已久劒潭浮沈下僚蓉裳需次農部皆不獲一第余與君同登第矣同官翰林矣官之升沈不足言而二十餘年省躬自考要未有足以質諸友朋者持以較君固皆有所不及也君晚年蒔花藝竹瀹茗滌硯不藉手于童僕春秋佳日杖屨優游喜以圖書琴鼎自隨至亭樹潔淨手親播

拂牖王冕梅花長卷以梅花一卷名其讀書小樓死之日遠近來弔者皆曰竹橋先生亡矣嗚呼觀君之所自得不誠使人有翛然遺世之思耶君所著有易以二卷洪範音諧二卷毛詩意見四卷春秋去例四卷讀禮知意四卷求閒錄十卷方言考據二卷閒居詩話四卷駢體源流一卷杜詩義法八卷唐律六長四卷詩餘辨僞二卷姜張詞得二卷素修堂文集二十卷古金石齋詩前集四十五卷後集十五卷小湖田樂府前集十卷續集四卷寓物偶爲二卷

謝鄉泉曰閒中著筆叙事得虛實相生之妙

墓誌銘

南陽清軍同知林君墓誌銘

君林姓諱適中字權先自號敬亭先世莆田人明宣德間遷粵居和平梅林鎮曾祖淑瓚祖文楦父蘭章俱以君貴贈如例君資性過人讀書數行下攬筆爲文驚其老宿十八歲補縣學生員食餼舉丁卯鄉試世重君媕博意必居清要君亦厚自期許六上公車皆俛得復失乾隆四十年選舞陽縣知縣四十二年充河南鄉試同考官五十二年俸滿引見奉

旨回任候陞署南陽清軍同知五十五年以年老乞休歸六年卒享年七十有五君坦易慈和與人無忤然持躬嚴整言笑不苟取與之際雖小必慎凡有所求者又未嘗不委曲以足其意人由是畏且德之君之宰舞陽也崇尚淳樸邑多姦民誘子女販鬻君嚴禁之其風遂息俗有親喪

多用鼓樂法令不能遏君爲涕泣諭之久皆感悟革其習黄河决公料量工役民不擾而事辦以其暇煮糜施藥活民之貧且病者民多賴之既移疾歸春秋佳日極登臨山水之樂喜作擘窠書得之者珍逾拱璧後生小子有所質問誨導不倦人樂從之遊君子來祥嘗讀書太學余官國子司業時知其爲好古士也旋官教諭去已十年矣頃以書狀來乞誌其先人之墓相去萬里以余言爲重是不欲誣其親者也配楊宜人有壼德子三長即來祥次景鑑次景鑾女三孫六孫女五葬于某村之某原銘曰

君之性宜桂薑君之材宜棟梁肆力于文章而不登玉堂其宰舞陽也如出匣之干將而胡爲乎善刀而藏嗚呼河之水洋洋民頌君兮不忘

王惕甫曰銘辭佳甚

吳山尊曰有法度

陳碩士曰平叙中自有風神

碑文

祭酒司業題名碑文

國子監齋壁舊庋祭酒司業題名之碑有碑無記不辨創自何人何時其中年次後先以及鄉貫科名參差失實軼脫亦多法式善自爲司業時見之欲爲釐正而未之能及也乾隆五十九年夏五月膺祭酒之命既即舊碑磨治而重刊之復鋟諸板補其闕正其訛本之太學志參之昔賢記傳質之史館編纂諸君子凡夫任事年月與其出身鄉貫胥具焉其不可考者闕焉夫百五十年間爲祭酒司業

者葢莫非文人學士而已有不可知若是記錄之遺佚司事者之責也而凜當官曠職之懼懷沒世無聞之恥則在乎其人之自勵焉因志其重刊緣起以告後來者俾繼而書之不獨以存掌故而已王臨川所謂觀其任事之歲時以見其人之賢不肖者固凡爲祭酒司業者之所宜自念云爾

吴穀人曰無關係處說得煞有關係立言之體也

明大學士李文正公畏吾村墓碑文

余居近明李文正公舊宅遺址所謂西涯者也嘗考公軼事裒集爲記復欲尋公墓所屬同年宛平令章君訪於畏吾村不可得又屬武進胡君及大興令郿縣郭君訪之一日二君過余言適因事過畏吾村問公墓于土人皆不知

有大慧寺老僧云識一古墓相傳爲前明顯宦今其子孫已絕往視之良然然亦不敢遽定爲文正墓也翌日余親訪會老僧他去徘徊久之遇石翁者年八十六居畏吾村且六世叩以文正墓亦弗能舉舉僧言相質乃指寺西北土阜云是間舊墓五余兒時猶及見今惟三墓在耳余周覽而諦視之慨然曰此爲文正曾祖墓文正墓從可知矣文正曾祖洪武初以兵籍隸燕山右護衛其祖方幼挈與俱來稍長即代父役靖難兵起有功弗見錄以藝簡內局製軍器作賈爲養以終文正父微時爲舟子有陰德遇異人爲擇吉地瘞祖父骨文正集中有復畏吾村舊塋及合葬告妣諸文是文正曾祖暨祖俱葬畏吾村文正父改葬樹村地不吉仍遷葬畏吾村文正子兆先先卒附葬於此

文正卒亦葬畏吾村五世昭穆班班可考劉世節瓦釜漫記謂其家族姓漸微至以墓前白石碑搥碎與販鹽者攙和以賣蔣一葵堯山堂外紀謂兆先卒公竟無嗣查禮銅鼓書堂文集載畏吾村始末甚詳由是觀之公五世之墓聚于一域身没而子孫不振至於屑穹碑爲灰塵夷馬鬣爲隴畝不亦深可喟耶然以文正之勳德雖無子孫能使後之人不忘其窆藏之地而諮於野人老衲卒得其實不至終淪於蓬藋非文正之靈而能若是乎墓在大慧寺西距寺三十步墓之西爲畏吾村抵村口一里許小徑北通石道白塔庵在焉南則長河一帶由枯柳樹迤邐東南行即望見極樂寺後有欲展公之墓者視吾文庶幾有考焉

孫淵如曰讀此足以發思古之幽情

洪稚存曰筆力簡峭似合南豐半山爲一手不特表章先賢一節足傳也

陳碩士曰此文是歐陽非曾王也

重修尚氏家廟碑文

洪惟我

朝肇基東土定鼎燕京佐命諸元勲彪虨麟麟先於竹素偉矣其籍隷漢軍而世篤忠貞尤著且久者則惟平南敬親王尚氏王初以從龍入關削平楚粤始終臣節比甍遺命歸葬海城雖没而拳拳不忘於近依

先帝

朝廷鑒其誠予祭葬備禮復置閑散佐領二員護其塋酬王志也王有子三十二人其七子諱𦬆尚和碩公主特置

在京佐領五員始有

賜第于京師其後遂世居焉孫諱某者嘗釐正其關東祠

田圖冊咨部籍記以奉海城之祀而

賜第亦自有家廟至四世孫參領公玉德隨其兄侍衛秉

參領公諱玉成以乾隆辛未就舊祠基拓新之閱三十餘

年丁未歲侍衛公已即世參領公復率其兄子參領惟慎

重修之堂扉碱霤奐如奐如歲時偕宗族子姓會祀廟中

穆然感世澤之長油然生孝弟之心也參領公有子十人

官總兵副將參將遊擊者六戊申歲安南之役公七子諱

維昇以廣西左江鎮總兵從征會戰富良江庚戌歲正月

歿于市球江南岸事

聞予卹視提督謚直烈入祀昭忠祠世襲輕車都尉越嘉

慶丙辰冬四川教匪之亂公冢子諱維岳官順慶營遊擊
首率兵入達州境猝遇賊矢斃賊帥賊益集力戰歿于
陣有
勅軫惜之予卹視參將仍入祀昭忠祠世襲雲騎尉嗚呼
大丈夫効力戎行臨危致身如二子可謂無忝祖德矣參
領公痛二子之歿于王事也乃祔其主於廟龕具碑石以
余與修
國史手二子傳屬爲記不敢以弇陋辭竊惟昔者魯僖能
復周公之宇命奚斯作新廟史克作閟宮詩以頌之其旨
歸于保世滋大今尚氏之德澤延及五世垂百五十年簪
纓蕃衍
國史家乘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參領公念祖之勤眉壽無

害與夫二子報

國之義相得益彰實由先敬王之聲靈赫濯有以啟之觀

於廟者可以想舫舊貽謀之遠可以覘

國家錫類之仁爰書其事以諗後之人家廟重修落成在

某年月日記成在某年月日

初頤園曰極似虞文靖公文字

石琢堂曰引而愈伸仍絲絲入扣斯古文之勝境

海城重修平南敬親王廟碑文

余既爲尚氏作重修家廟記勒石於京第參領佩齋公復

奉其家乘幷海城家廟志畧造余請曰先曾祖平南敬親

王事蹟載在

國史者外人無由盡悉子爲史官槀筆

中秘者十年熟知掌故請述作廟之由樹石海城昭示來許余固辭不獲伏稽
世祖章皇帝定鼎中原同時異姓封王者五後或罪廢或嗣續不振求其功業最著傳緒最久者莫如平南敬親王其子尚公主孫官尚書樹績建勲奕世相望雖有數德之子訾行僨事
國史特書不足以掩其世德之遠也佩齋即尚書次子篤守先業生子十二人長子七子皆爲國殤
賜卹優厚是能以王之心爲心以王之行爲行入其先王之
廟而無愧者矣王之歿也在康熙十九年遺命葬
盛京海城縣有生死不忘
君側之誼櫬歸在二十年當日有

旨遣官迎祭
賜田頃逾萬爵七守墓閒散佐領二其後宣義將軍之孝
建家廟于邑之東南隅在二十二年蓋有紀
君恩述祖德之思焉再修于乾隆十年迄于今又六十年
矣佩齋倡議繕葺廟貌聿新董其事者某某余因之有感
焉勲舊之家不一二傳而式微者數數矣即或簪纓勿替
而溺于富厚矜一時之顯赫詩書禮義之講求多所未暇
矧事閱一二百年地隔一二千里引領長望指數夫荒煙
蔓草間有所謂先人之桮棬在焉先人之劒舄存焉非仁
人孝子而能若是哉如佩齋者蓋欲世世子孫克嗣王志
以勸相我
國家弗貽前王羞時時奉酒醴以告先廟竹帛之光不更

逌于丹雘哉廟修于某年某月而以斯文勒石于京師實某年某月也

汪琴㚘曰意議彰明深情逸韻得記敘體

記

南薰殿古像記

嘉慶七年三月初八日法式善以纂修宫史得敬觀南薰殿暨內庫所藏歷代帝王及諸名臣像凡爲冊者十七爲卷者三爲軸者百蓋我高宗純皇帝命廷臣裒集宮府庫司所儲而藏諸者也其像之作于何代無款識可

辨以縑素筆墨度之蓋唐時所存者至少宋南渡以後畧
備然其紙墨之剝落亦多矣惟宋明帝后暨唐宋功臣像
稱完善意當時奉詔勅爲之者槪其冠裳制度可以見古
今沿革損益其幸以承之
宫史之役得悉覩
内府所藏此於儒生之際遇榮幸爲何如夫列聖之相傳
以心而覲像而增敬者
聖人之恭也我
朝
聖聖相承法唐虞而紹商周治法心法之同揆即一繪事
所存而有可以寄羹牆之思者乃猶紓旨畢思即漢唐而
下之君臣不廢採取其善以寓博覽得失之意則斯像之

藏
內府也豈獨以昭慎重而已盖又有以備監觀焉所謂德
無常師主善爲師者非
聖之大曷克如是某既自幸其得邀儒生榮遇敬誌始末
爲之記如此

王惕甫曰此篇有歐陽內制集序意致

陳碩士曰零星敘事亦是記之一體不著議論尤徵老到

歷代帝王名臣遺像記

王新城尚書謂六朝人畫多寫古聖賢列女及習禮儀器
等圖此如漢儒注疏多詳于制度名物也余嘗摹古聖賢
像舊蹟又摹太學大成殿周彝器圖四方能詩之士爭爲
題詠裝成鉅軸久矣歲乙卯四月時雨初晴訪吾友夢禪

居士於桑陰老屋見所藏歷代帝王名臣遺像數冊不署畫工姓氏度爲國初人摹本墨頹紙壞精氣特存惟其間殘缺殊甚年代先後復多訛舛借歸展對取詩龕石墨卷軸印証頗能相合其不合者亦可以補于所未備嗚呼可寶也已爰倩荆溪畫師潘大琨摹諸縑素越歲始成署名幀端者一冊至五冊寧化伊員外秉綬六冊至八冊靈石何員外道生書出兩人故詳簡不同其序次多依官史故與原本亦稍異近余課士大學間試以古文因舉所繪像爲題分譔頌讚銘說考諸體具有可觀余既別錄存之而諸生亦願各留其蹟遂參差雜書於帙像凡二百九十有二其間品類不同要其術業皆可傳世原闕者無考未及續繪異日者倘遇于荒祠畫壁斷楮殘縑或摹搨或臨寫

則所闕者或不至終闕乎

王惕甫曰勝情古趣流露行墨

道鏡堂記

讀書所以明道道明則內有以自鏡外有以鏡人鏡乎己公私辨矣鏡乎人是非晰矣安其境而無所累於心此道之所以爲鏡也高安常子珍元志道士也所居在山水之間修竹蒼石映帶左右桂柏夾道樟槐覆簷當夫時鳥鳴樹游魚縱波執一卷以終日而俯仰皆有以自得豈徒娛一時之耳目已哉必將有以慕乎古而監乎今袪其累而得其眞者昔邢邵有道鏡今古之語余欲斷章以爲常子贈常子其以予言爲然乎

秦小峴曰極似唐文粹中雜家文字

陳碩士曰於設色處淡以出之便是柳州文字非雜家文字矣

誠求堂記

夫人必有所欲得也則求之有所欲得而惟恐其不得也則誠求之誠求之術不一而誠求之理無二居則以求乎聖賢之道而出則以求乎經濟之宜其功非朝夕所可竟而其事則隨在皆可用力也周子霽原以名孝廉出宰粤東于其行也乞余為誠求堂記周子嘗讀書石鏡山中及鼓篋黌舍六館人皆以奇才目之今抱手板謁上官平時磊落傑特之氣不能無稍絀不紓者顧其中懇懇款款不忍欺人與[illegible]敢自欺之素志則矢之于心如一日縣令一官以得民心為急務我之安我婦子也何術乎即以此術安民之婦子我之適我口體也何道乎即以此道適民之口

體未安而求其安未適而求其適雖其勢不能盡同然好佚樂而惡勞苦趨衽席而避桁楊未有不同者周子以是顏其堂解衣脫舄棲息其間非無花竹之觀圖書之樂而民之顛連煢獨無可告語者日往來于胸中則植花竹列圖書者堂之迹拯顛連哀煢獨者所以居是堂之心吾知周子異日官益尊任愈重仍無異于讀書石鏡山時也故樂爲之記

陳碩士曰振筆直書而其中藏無數層折此文之似韓者

洪稚存曰縣官當各書一通於座右

石琢堂曰極精粹之文

且園記

園何以名且我且得而園之也前乎此我不得而園之後

乎此我不得而園之當其適然得之而名之以且誰曰不宜園中有山積土爲之無奇峻之觀而陰陽向背分焉有石大者如鬼物如獸小者如筐筥如甕盎有花有竹有樹有樓有軒有室所謂龕者堂者居者盧者涯者彴者皆得假借而有焉昔殷深源居廬嶽十載謝安石臥於東山彼其人豈徒以矯抗鳴高哉亦將守其道以自全不爲聲華榮利之汩沒而已余不敢妄希古人而樂天知命則竊嘗慕焉然則余之性情不且於斯園爲宜也夫

王惕甫曰雅潔有致眞碎金也

洪稚存曰淡宕蘊藉

陳碩士曰奇而宕

且園記

辨有無者君子之心也公也較多寡者小人之心也私也君子所見者大小人所見者小也吾嘗舉此以衡古今盛衰之故莫不有合以驗夫人之性情則其人之真莫不出焉靈石楊君月峰官京師治宅一區於其旁隙地闢為園寬僅半畝而堂臺榭軒閣樓亭廊莫不畢備交錯盤互咸盡其宜其上則為峰為嶂繚然窈然陰晴向背倏忽萬狀折而下則為井有池沼有橋有筏卉木雜蒔魚鳥各得入其中有不知為半畝之宮者吾名之曰具園所謂公而非私也見其大而忘其小也辨有無而非較多寡也楊君于是乎有合於君子之用心矣夫富貴非人之所能據也方其居高位而握勢權苟惟其欲之是極則今日以為完美明日復以為不足如是而其心安有所究極乎君子涉其

境不溺其中博其趣不害其理優焉游焉隨遇而安焉非深明乎盛衰之故安能若是嗟乎楊君其有以知之矣

王儕嶠曰見識遠序次整結構緊

何蘭士曰小中見大極縱曲往復之致

洪稚存曰幅短而神味特長酷似半山

孫淵如曰體適而筆縱

會陶然亭記

凡鄉會試同第於有司者皆謂之同年其以時集也謂之團拜雖不聞於古然士既同升方欲以道藝文辭職業相砥礪則夫燕好有儀亦古士相見之禮矣間考登科故事莫盛於唐團宴團頭諸名自唐摭言諸書始見著錄顧其盛者皆進士而舉人特同解非同升固宜與進士異今之

鄉試實共策名無異於進士而平日遊從倡和亦往往不能如進士之密何耶蓋鄉試歲舉千餘人非試禮部大期會無繇畢集京師集之時又暫由是爲團頭者勢不能無踈脫於其間其相接也亦僅矣其相接也僅則遊從倡和之懽無繇以至而況其深焉者哉予以乾隆已亥舉順天鄉試逮今癸丑十有四年同舉相次登

朝者既多其來試禮部者尚若干人于是與在

朝諸君期以四月之朔會於陶然亭是日也旅揖而升促坐而話賦詩相答極歡乃罷蓋舉各直省之同舉于鄉者靡不至焉可不謂盛乎夫以各省之人閱十四年之久其間聚散有不可勝言者矣今者幸而獲聚聚而舉一觴相屬斯亦人事之不可常者也諸君年齒有後先遭逢有遲

速異日解手背面河山懸異睠思此會必更有懷允不忘者夫子之所不能忘亦諸君子之所不能忘也而可勿志乎爰列來會者姓字書之冊並作圖焉以藏予詩龕而記其事如此

石琢堂曰是年余方于役湘南未與斯會讀之悵然

陳碩士曰和平淡雅之音

楊蓉裳曰瀏逸中有淡雋之致

修李文正公墓祠記

明大學士李文正公先世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戍籍隸金吾居京師祖允興父淳及其子兆先凡五世皆葬城西之畏吾村懷麓堂集有告墓移墓文可考文正卒時兆先已前死其家貧不能具葬門人故吏醵金賻之未幾墓碑爲

土人所毀嘉靖初耿尚書定向贖其舊宅置祠萬歷中方公從哲封其墓同時又有王進士文邁者重爲封樹
國朝廣濟金會公檢討有致新城王文簡書於文正墓三致意焉今又百餘年墓已鞠爲茂草不可辨識矣余親至其處訪得之商于宛平知縣胡君遜胡君捐八十五金贖歸併于縣中税契存案一時聞風慕義者咸捐貲佽助營葺墓道就墓前建祠三楹小屋二間繚以垣墉規模粗具歲時蘋藻以妥厥靈是役也胡君董其事而庀材鳩工以底厥成則謝御史振定之力也

孫淵如曰詳明雅飭

贖李文正公墓田記

西涯先生墓于明萬歷時已不可辨識有農家子取土于

塚露其棺之前和方公從哲爲重封之進士王文邁補植
墓木而未及勒石以紀入
國朝隷爲民產地屢易主東阡西陌麻麥相望更不知畏
吾村中有所謂西涯墓者余據諸家記述詳加蒐考復數
數履其地訪之故老土人乃得其所討地二十一畝主之者
爲百祥庵僧欲謀贖之而未果宛平令武進胡遜聞之慨
然曰先賢遺壠夷于榛莽守土者之恥也乃捐俸百金贖
之夫士大夫酒食徵逐聲色狗馬之好往往手散千金不
恤及表先賢倡率善舉則或退避不前如胡君之用心是
足以風矣胡君既贖墓田且謀建祠宇樹碑石以示久遠
乃知賢者身沒雖子孫久已廢絕而卒不至于廢絕者固
其人之足重于後世然苟不遇胡君其人雖遲之數百年

而亦靡所藉以爲表章之力蕭昆田芝謝蘇泉振定兩侍御既爲募修墓祠引以倡其始而余于其田之贖歸也爲之記如此俾知胡君之爲吏超越流俗萬萬也

陳碩士曰似介甫

詩龕圖記

人之處境君子恒有餘衆人恒不足有餘則心逸不足則心勞非境有以逸之勞之也人自逸焉勞焉而已余性不諧俗而好與賢士大夫交於書弗能盡讀而藏弆逾萬卷身未出國門外而名山大川無日不往來于胸中凡余之不足者未嘗不以有餘處之也余尤癖嗜詩遂榜所居曰詩龕夫盈天地間皆詩也發於心觸於境鳥獸之吟號花葉之榮落雲霞之變滅金石之考擊無一非詩包含而蓄

納之則龕龍之義大矣哉或曰龕龍浮圖家說也子將託禪悅而喻詩旨乎余曰禪吾所未知有是龕而後名之曰龕非吾之所謂龕龍也有是詩而後名之曰詩非吾之所謂詩也吾之詩在在有之詩適與吾合而遂爲吾有吾之龕人人有之吾取爲吾用而遂屬之詩有人見之不足吾見之有餘耳于是好事者爭爲余寫詩龕圖先後凡數十人其仕隱不同而皆能知余意所在其圖之境亦不一而隨展一圖皆有吾在焉皆有吾之詩在焉吾以是圖終吾身則無往而不得其爲吾也彼以有餘不足戚戚于富貴利達之途而自失所以爲吾者其勞逸視余何如也

王惕甫曰無願外之思有由房之樂信乎君子之德音也

趙味辛曰是宋人得意文字想見作者襟抱

阮芸臺曰得大解脫得大自在披荊海外文字有此奇特

洪稚存曰中多見道語不徒有觀瀾因樹面目

何硯農曰中有所得言皆實諦非嚴滄浪以禪喻詩比也讀之不禁作天際真人想矣若曰作非非想正恐無有是處

孫淵如曰文質瑩淨而味醇厚唐宋人得意可傳之作

重裝錢南園副使畫馬記

今世所傳趙吳興畫馬雖贋本然固多愛護之者吳興生平不無遺議特以藝工世重之如此況不僅以藝傳者乎錢南園副使立朝風節卓卓可紀工詩文書入顏平原之室好畫馬歲庚子訂交于同年徐鏡秋齋中時副使方授鏡秋舉子業過從頗密然未得其畫也已未八月鏡秋出宰粵東其宅余借居之壁上遺有副使所畫馬紙墨霉敗

神彩奕然因亟收取裝潢藏之并憶辛丑夏余晨訪鏡秋未起與副使坐新槐樹下偶誦近作七言詩副使援筆立和今槐陰蔽屋紙窻竹榻未改於前而副使之亡已久至於譔著皆不可問獨此尺幅獲歸于吾重副使者將必重惜其翰墨所存況余與副使之相習乎哉

王惕甫曰清爽之氣與渺致傲色皆出筆端

吳山尊曰有關世道之言又能峭潔不可廢矣

陳碩士曰文情斐亹

楊蓉裳曰尺幅中俯仰今昔一往情深感不絕於余心溯流風而獨寫

重裝慈壽寺明孝定李太后像記

此爲明孝定李太后像后神宗生母也千秋節神宗出庫

藏吳道子所畫觀音仿而爲之像贊所云加大士像是也
其云九蓮菩薩則夢中授后經者慈寧新宫銅盎産蓮命
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作賦紀瑞後遂相沿以九蓮屬
太后謂即菩薩後身云嘉慶五年九月自西山歸憩慈壽
寺因獲覩此像像於乾隆己卯曾經寧邸潢治近又脫落
孫君仲清乃重裝之且製櫝付寺僧廣瑤謹藏而别裝墨
搨本張壁間俾朝夕供奉孫君之用心可謂厚矣寺僧告
余曰茲寺乾隆十四年工部官以廢廟請毁僅留後樓二
十年
高宗純皇帝幸香山見塔閒有光重爲修整然垣墉雖葺
殿宇已非舊觀今又四十年荒榛莽棘徧滿左右惟窣堵
波巋然獨存兩碑亭如故耳夫有明帝后之像在當時固

不少矣惟此像傳留至今且得香火供養豈后之賢明異於諸后靈爽式憑久而不朽故屢遘好事者護持之也耶聊記始末俾覽者考焉

王惕甫曰簡核不支蔓

陳碩士曰敘法潔議論亦潔

戒臺圖裕軒曹慕堂兩先生祠記

天之報施善人也不一致其顯有以屈之者必隱有以伸之也其事在若可知若不可知之間余昔于翁覃溪先生坐間晤圖裕軒學士時學士方養痾林下余素欽挹其人茗話移晷欵洽甚至不兩年學士即世又於西苑直次見曹慕堂宗丞意致謹樸遇後進語娓娓不倦隨以請建辟雍見褒于

上未幾旋歿兩先生皆世所稱善人長者也庚戌之秋偕同人遊西山路經戒臺登佛閣觀所謂活動松者見峰岫迴複處爐煙一縷從雲霧中颺出僧指謂曰此裕軒慕堂二先生祠堂也同人攝衣歷百十級始至閣肅衣冠展拜相與感舊太息而去今年八月又偕宗丞子定軒給諫俱來給諫修祀事成屬余記之余觀壁間刻劉岸淮副憲所記建祠始末甚詳不復贅獨異學士無子得其門人副憲為立祠又得給諫奉其先人宗丞公共祠安侑曹氏子孫賢且多必能恢大宗丞遺業以流傳于永久與茲山同不朽也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此哉

阮芸臺曰氣味淵雅

思過齋記

思過齋者頤園同年紀
恩而作也頤園官侍郎有直聲一日以言語失職廷議重
譴上
天子鑒其素而宥其罪俾閉門思過以養其親侍郎感
聖恩之優渥奉其定省之身不敢有退閒自適之念爰以
思過顏其齋楣而屬余爲之記夫侍郎失職負咎引慝方
自以爲罪矣言乎過則非罪明甚書曰宥過無大易曰无
咎者善補過然則常人無過君子有過君子不患有過患
有過而不自知其爲過職思其居職思其外思之固不可
已哉且夫過之爲言失乎中之謂也侍郎與余交三十年
其心術學業知之最深有特立孤行之誼焉然嫉惡太嚴
求治太急嫉惡嚴可也太嚴則不辨其惡之大小而盡欲

去之勢不能盡去將小者去而大者留焉有之矣求治急
可也太急則不辨其治之輕重而盡欲行之勢不能盡行
將輕者行而重者沮焉有之矣大惡期於必去重治期於
必行其小者輕者姑聽之士貞子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
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侍郎者社稷之衛也他日
召用吾願侍郎於嫉惡求治二端務持其平譬如射焉期
於中鵠斯已耳譬如音焉味焉取其配與調斯已耳酬
聖恩於萬一而慰蒼生之望所以盡其思於平日者豈不
在此時哉豈不在此時哉

王協甫曰二語切中侍郎之病可謂忠告而文亦愜當之至

謝蘅泉曰持正之論

湉氏義莊記

蘇郡自宋范氏創立義莊數百年來厥制勿衰因其制而損益之今又有潘氏潘氏世居吳康熙年間有某者力行善事以贍族睦親爲急捐資置義田若干畝族姓由是無饑寒之患子孫繁衍皆能體先人志立義莊於郡城東隅地介葑門婁門間巍然與范氏歲寒堂松風閣東西相望嗚呼可謂善述者矣今曾孫某修譜牒立宗祠一如其先世蓋深念父母兄弟者天親也祖宗者父母之本也族人又兄弟之分也人能自保其子孫而不能保兄弟之子孫乎不能保兄弟子孫又安能保吾之子孫乎此其故可以深長思也吾嘗慨世之人平居號召友朋酒食徵逐費千金而不之卹於族人之顛連困苦煢獨無告者若罔聞知聞潘氏之風亦可以蹶然起矣且夫天下難能之事廢於

需而成於果古之人建奇功立偉績而後世蒙庥蒼生托命未始不基於一念耳潘氏篤行高誼世有國士風其於此莊也經理籌畫必勤必慎不以事小而或忽不以費大而少靳將見行之一鄉推諸邦國詬誶之聲絕於里黨太和之氣蒸爲風俗其有裨益於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吾故樂爲之記

吴山尊日議論光卓

銘

帶綠草堂硯銘

帶綠草堂日影燈光眷言石友何日能忘

雲龍硯銘

龍之矯兮雲之繞兮益余文藻兮永以爲好兮

瓶硯銘

其形醜其質厚守我口應我手硯兮硯兮汝可以久

雲硯銘

星之樞兮雲之腴兮硯乎硯乎所好從吾

梅花硯銘

春雪方來明月不去詩龕寓儔惟汝余助

青霞泥硯銘

青霞之腴白雲之膚拔爾於泥塗從我於秋梧

峯硯銘

峯未雲而翠肥墨將雨而花飛筆非秋而露垂客不言而手揮

紅泥磬硯銘

戛秋玉之寒吐晨曦之丹百年兮不刊

洪稚存曰古艷

存素堂文集卷四終

瑞愚且魯年二十而學無成及隨侍先君子宦游浙閩閒
洊更十餘年學益荒落顧性無他嗜惟喜涉獵書籍於古
今詩文有心好而未梓者尤喜校刊以廣其傳
時帆先生爲藝林宗匠名滿天下嘗請刻其詩未獲也近
見所作古文四卷讀而好焉
先生雅不欲示人竊謂斯文公器海內聞風企慕者必以
不得早睹爲憾因亟錄付剞劂若其文之氣適識卓有當
代通人學士論定瑞何敢妄贊一辭也嘉慶十二年歲次
丁卯冬十二月壬午績溪程邦瑞謹識

秣陵陶士立繕寫

江寧王景桓董刊